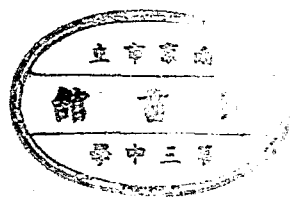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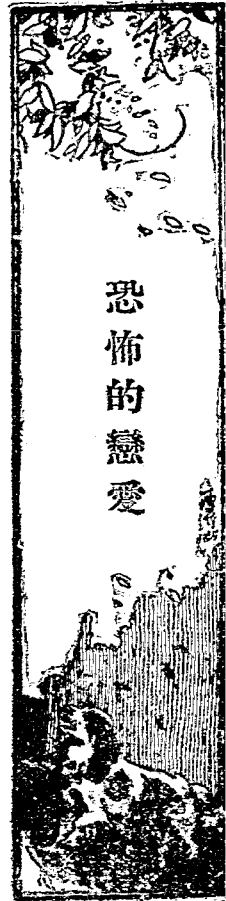


惡毒 反心 的 研究





恐怖的戀愛

那老人是很和氣的，他一天到晚，祇坐在園門口，半步也不離的，他下半生的愛友，便是這園中的小主人。

老人是誰？他從前也是個情場的健者，後來，不知怎的，左腿上受傷截去了一段，變成一箇跛子了。他本姓龍，名字叫做厚恩。他來守這個花園，年紀已六十多歲了。園中的老主人，憐他衰老，所以專叫他管這園門。但小主人林璇生，很和老人要好，每到了放學回來，便來找老人談天說法，和講笑話。老人也極肯趨奉這小主人，常常造些好玩的話，去逗引着小主人的歡心，有時，還講

點奇怪的故事給他聽，璇生却十分的相信他。

一天，街上嚷着看新娘，璇生的嘴裏也是大聲嚷着，他一頭嚷，望花園直嚷進來，老人聽了微笑道：小官人也喜懼新娘麼？璇生嘻開了嘴，笑着搖搖頭。老人也笑道：我很希望小官人，將來娶一箇又賢慧又美麗的小主婦呢！老人說罷，不覺又嘆口氣道：講到美人兩字，誰不喜歡呢？但是，也有並不美麗，而有人愛她的，且愛她的人，也不止一個人，而這愛她的幾個人，願把自己的生命犧牲，去爭奪那個醜婦咧！這不是很奇的嗎？

璇生聽了，知道老人又要說故事了，忙問道：什麼大家愛這醜婦呢？老人笑道：這也是古時的嗜癩一樣，別有肺癆罷了，原沒甚麼希罕，所奇的愛那醜婦的幾個人，各有各的宗旨，也並不要娶這醜婦做妻子，實在是含有保護她的意味哩。

璇生問道：那醜婦爲甚要人保護？難道怕有人暗害她嗎？老人答道：不是的，當時並沒人要害醜婦，保護她的幾個人，却怕醜婦被人害了，他們的意思，以爲我既愛她保護她了，就不許再有第二個人去愛她去保護她了。因大家抱了這種主見，自然容易發生衝突了。矧一逢到了爭執起來，總非短時期所能了的，真危險極了！

老人說着，重又嘆一口氣，點點自己那隻跛足，對璇生說道：我如早覺察了，不和他們去混鬧，也不至於把這腳弄壞了。璇生詫異道：你怎麼會把腳弄壞呢？老人說道：講來話長哩！當初那個醜婦，我們一起共有四人，都抱着保護她的觀念，都想獨自佔着她，不准有第二人去保護她，但是，那醜婦究竟愛誰保護？却大家不會明白，而我們四個人中，倒各人鬥起勁來了。然四人裏，要算我氣力最大，他們三箇人，一個也打我不過。後來，他們三人，怕我獨佔了醜婦，

便三人結合起來，打我一個，我却毫不懼怯，依然將他們打敗。他們沒法，就和醜婦商量，叫她暗中算計我，可惡！那醜婦我這樣護衛她，她反聽了三人的話，來捉弄我了。那天，她把我用酒灌醉了，到了夜半，竟動手一刀，拿我這腳斬斷，你想這醜婦狠毒麼？

璇生正色問道：當時你也痛嗎？老人笑道：怎麼不痛？璇生說道：以後怎樣呢？老人答道：以後我既受了傷，自然祇好讓開，從此便安分守己，再不敢和從前般的胡行了。但我傷了一足，非常的困苦，幸虧老主人將我收留了，叫我管這園門。小官人！你想女子的性情多狠！是可以近得的麼？所以，我每想起以前的事，我的腦筋裏，兀是存着一種恐怖呢！璇生點頭說道：對啊！真的有些可怕！

評曰：老人亦情場中人也！而其最後一事，則四人共匿一醜婦。何以必愛醜婦？其中委屈，則始終不解，而且四人咸爲同好，此則尤奇者也！老人因愛醜婦，甚至砍傷一足，足證醜婦其形醜而其心毒，不知老人等，何以獨愛之也？然世有數人共愛一婦，而至發生種種危險者，不可勝計，無怪老人事後猶恐怖也。故曰：恐怖の戀愛。



蕩婦的戀愛

毛大自和巧林締婚後，他們倆的愛情，似乎還很過得去。但不上半年，巧林已有些不耐煩起來，她說：在娘家的時候，今天張家，明天李家，今日游戲場，明日小總會，要到那裏就那裏，真是多麼自由啊！現在嫁了毛大，却似籠裏鳥一般，一天到晚關鎖着；可憐！連她走路的兩腿也直了。這天的晚上，毛大回來，巧林嚷着要到游戲場裏去玩，毛大因她是第一次的要求，不便回拘她，也就答應了，不過，他主張夫婦倆一塊兒出去。巧林動氣說道：我又不是小孩子，還怕走錯了路麼？却要你伴着，一個女子，同了男子一處走，最討厭也沒有了。

我頂是不贊成咧！毛大見她這樣說，倒也沒話去駁她，只好聽她自去。

然巧林自那天之後，一次兩次，甚至天天出去了，有時，整夜的不回來，問她到那裏去，總說在女朋友家打牌，毛大心裏尋思，自己所入有限，她天天打牌，錢是那裏來的呢？難道她賭錢是永遠不會輸的嗎？這樣的一想，他心上有些疑惑起來。一天，巧林又打扮得花花綠綠的出去，毛大便在後面隨着她，却見巧林果然到遊戲場去的。但到了二層影戲場上，已有一個很漂亮的少年等着，巧林便走上去，咕咕咕咕的和他談起情話來了。

這天的夜裏，巧林回來，毛大便假意問道：今天又到什麼地方去的？巧林答道：大世界呀！毛大冷笑道：還有什麼人同着麼？巧林正色說道：怎麼沒有人，男的女的都有啊！毛大很生氣的說道：你不是說過，同了男子走路最討厭嗎？巧林說道：是啊！就是同了你出去最討厭，和別的男人一處走，便不討厭咧！毛

大聽了直氣得跳起來道：你什麼話！照你這樣說，眼孔中竟沒有我哩！巧林大聲說道：就沒有你，便待怎樣？當下，兩人一句頂一句，弄得打了起來。這時，一般鄰人，聽得噪鬧聲，一齊叩門來問訊，巧林便打開頭髮，號天搶地的哭着，訴與衆人道：毛大這天殺的，他今天要我的命！我這種日子是過不了的，請列位公判！衆人勸道：夫妻噪嘴，是常有的事，何必這樣呢？巧林大哭道：像他那樣丈夫，上海少得寶麼？我現在決意和他離婚了。衆人勸了一會，見他們倆十分決裂，也就漸漸地散去了。到了天明，毛大和巧林，當然不能合作，於是，辦他們的離異手續。

巧林既同毛大離開，又和馬永成的結婚了。但她雖嫁了姓馬的，性情依舊不改，什麼遊戲場，俱樂部，沒有一天不到的。後來，永成也恨極了！結果，也和毛大一樣。巧林自拋撇了永成，人人都知道她是個蕩婦，至于婚姻一層，是沒

人領教的了。她自己也明白，索性和一個做台基的薛老太婆結了姊妹，她一切的衣服，都是薛老太婆接濟，她用什麼去報答呢？無非把她的父母的遺體，去給人蹂躪罷了，然而她並不覺得慚愧，以為這是她的職業。

電燈一閃一閃的照着街道上，很是寂靜，這時，一個面目瘦黑，衣服不潔的婦人，在燈光之下，一步步的走着，她一雙水汪汪的眼睛，時時瞧着路上的行人。她見了衣冠楚楚的人，便跟了上去，口裏低低地說道：先生！去閒坐一會嗎？說着就微微的一笑！然她雖笑着，臉上一種愁慘的狀態，不是因她笑而掩蓋住，旁人一望，就知道她的生活是很困苦的！但那個走路的人，絲毫也不睬她，婦人一面隨着，一面伸手去牽他的衣袖，那人却恨恨的把手一推，婦人站不住，跌倒在地上了，那人頭也不回，竟自去了，婦人立起身來，似哭非哭的罵了一聲天殺的。

不到幾個月那瘦黑的婦人已睡在醫院裏咧這婦人是誰就是巧林。她自操皮肉生涯後，不多幾時，身上染起惡瘡來，因此，她不能營業，祇好赴院求醫。不過，她病危的那天，有一個中年男子，得着消息來瞧她，她執着中年男子的手，很懇摯的說道：我早知今日，悔不當初啊！說着，她聲音也低下去了，中年男子也嘆道：這是你孽由自作呀！中年男子是誰？便是毛大了。

評曰：巧林雖嫁毛大，而心不在毛大，故其淫蕩也。一如昔日然，既與毛大離，再嫁于永成，則其本性亦可以改矣！詎意大有不然者，其種種劣行，且更甚于前，致永成亦不可復耐，而與之離焉。于是，巧林遂不復適人，而操皮肉生涯矣，如巧林者，真可謂蕩婦矣！幸有毛大不念舊惡，于其臨死之時，猶一視之，實則此種蕩婦，死有餘辜，固何足惜哉！故名之曰蕩婦的戀愛。

愛情似刀。

西班牙。



白楊樹下，一個中年婦人，呆呆地坐着，一般瞧熱鬧的人，都七張八嘴的議論着。有的說：她的命運，也真困苦極了！丈夫既死了，又受惡姑的凌虐！但她一個人，倒還可以過去，現在帶着一個孩子，不是很累贅了嗎？即使去當傭婦，有了小孩，也極不便的啊！他們這樣說着，那中年婦人旁邊的小孩，已肚皮餓得哭了，接着，婦人也哭個不住。那路上的電燈也暗了許多，好像是替她愁着的樣子！不一會，那婦人止住了哭，說道：現在沒得法子，只得將這個親骨肉賣去，得了幾塊身價錢，好活我的性命。

旁邊人說道：絲廠布廠，統是女人活命的地方，你爲什麼不去呢？歡喜在這裏賣兒賣女，你也太忍心了！那婦人見說，嘆口氣道：並不是我忍心如此，因他的父親在日，也沒甚恩義待我，我何苦替他守節撫孤呢！旁邊又一人說道：你不是柳治文的小妻麼？治文生存的辰光，穿紅着綠，只有你寫意呀！中年婦人聽了這樣說話，便低下頭去，嘆了一聲說：想我做小妻的時光，雖然不十分辛苦，但也因不會吃過苦，所以勞碌不來，如果到工廠裏去，就要起早落夜，我如何吃得那種辛苦？若我從前要學了點手工生活，現在也不至於這樣的苦了，可是在青年的時代，那裏會想到有今天的一日呢？咳！悔也來不及咧！

原來那中年婦人，叫程紫鵲，本是儻子裏出身，她二十歲那年，嫁給柳治文做小妻，但她生成的賤骨，嫁了治文，依然在外面七勾八搭，因此，治文活活的被她氣死。治文死了，治文的母親，恨她不過，將她趕了出來，不料她却偷抱

了治文前妻的兒子，在外面要想賣掉他，你們想她的心思多麼狠毒啊！這時，衆人之中，一個老人走出來，看着紫鵬說道：你嫁治文之後，他待你並不壞，你如今賣他的兒子，不是折他香烟嗎？況你當初的行爲，也須瞞不過我啊！紫鵬答道：起先我也給他買我來，使我父女不能團聚，現在我賣他的兒子，也是報應呢。老人很動氣的說道：這是你父母不好，把你賣給人家做妾，然你也應當安分守己，怎麼舊性不改？治文不是被你氣死的麼？紫鵬聽了，臉色有點兒發紅，一股熱氣，烘上耳朵，雖然自己要鎮定，覺得不由自主起來了，低着頭兒，把要說的話，一概都忘了，一雙纖纖玉手，祇好弄着手帕子。那老人越是氣憤憤地，將紫鵬平日的所作所爲，一古腦兒和盤托出，說她同人逃走，經治文去尋回來，她又結識了馬夫，幾乎釀出人命官司。那老人宣佈她的醜史，她這時很是難爲情，越想臉上快一點退紅，越是紅得利害！這個時候，月兒彎彎給雲遮

了，蛙聲閣閣的風送聲來，街上靜悄悄地，只有老人的聲音和小孩的哭聲，似互相應答着。衆人聽了老人的話，齊齊說紫鵑不應該這樣，不能因丈夫死了，便賣他的孩子，即使自己不肯守節，也當把小孩交給翁姑，好替丈夫留一點骨血，於是衆議紛紛的，沒一個不怪紫鵑是差的。紫鵑給他們說得急了，不覺大哭起來，她一頭哭，一頭告訴衆人道：諸位不知道其中的緣故，聽了洪伯伯一面之言，都道是我不好，不知我初進他家門時，第一天到他家裏，就被惡婆打了一頓下馬威！在丈夫面前也不敢說什麼。我以為那些規矩，是該當的，也是做小妾應該受的，從此以後，我很敬重丈夫，對於翁姑，更不消說了，但丈夫和我的翁姑，總把我看作僕婦一樣。我每天清早忙到夜，替他們洗濯衣服，並到廚房裏去煮飯，一天到晚沒有空閒的時候，他們却還時常說我做不好。我聽得他們說不好，以為真個不好，便盡心研究迎合他們的方法，然而總

沒有達到我的目的。有時，我偶然看見他們心裏歡喜，面上露着笑容，我就也隨着他們笑，實在他們爲什麼笑？我並沒有知道。但我很願意他們，時常露着笑容，所以一見他們笑，我也忍不住就笑起來。然我若多笑了，他們又要說我太輕骨頭，天生是小老婆樣子。列位啊！我當時的人，不是很難做嗎？可憐！我受盡他們的苦痛！我願有女兒的人家，甯可沒人要，萬萬不要給人家去做妾啊！

紫鵲正一五一十的講着：那老人又忍不住說道：你說受了這許多苦，那麼，去年的秋天，和東鄰的阿六逃走的，又是誰呢？因吃醋打起來，捉到警署裏去，治文去保出來的又是誰呢？你花言巧語，想瞞過衆人嗎？老實說：今天有我，洪伯伯在這裏，這小孩便不許你賣了。你職務的，把這孩子交給我，等我帶回去叫他們撫養成人，也算我和治文相交一場。至於你呢？要嫁要守，悉聽你便，因那是你自己的自由，我們不好來干涉你的。老人說着，把婦人旁邊的小孩

抱過來，頭也不回的走了。

紫鵑見孩子被洪老兒抱去，又不敢去爭奪，只好揩揩眼淚，立起身來走了。但衆人聽了紫鵑一片說話，和老人所講，大家有點將信將疑，不知誰的話說是真？後來，一個短鬚的男子，對衆人說道：那老人的話，的確不差！你們不曉得紫鵑的爲人哩！她於柳治文在日，那一樣待她不好？吃的油，穿的綉，她却一百個不舒服，反到外面來胡幹。到了去年，越發不對了，幾乎人盡可夫！因此，治文禁她不住，心上一氣，就生起病來了。據說：治文病着，她一頭煎藥，一頭和車夫阿三鬼迷，給治文親自看見了，祇是長嘆一聲，當夜便嗚呼了！治文既死，她沒了管束，在初喪頭上，竟同了姘夫回家裏來了，她的翁姑，見不是樣子，立時把她驅逐了。衆人聽罷，才恍然道：原來都是她自己的不好啊！她這種行爲，不是下流賤婦嗎？

評曰：紫鵲直一淫婦耳！彼柳治文者，從青樓之中，娶之歸家，是拯之于火炕也。爲紫鵲者，應心知感激，克守婦道，以報治文之知遇，迺計不及此，且朝三暮四，仍行其淫蕩之故志，斯類婦人，真無恥之尤者矣！難怪乎治文氣憤至于死也！諺有云：骨賤最難醫。紫鵲淫蕩性成，祇可妓女終身，雖爲妾亦不配，故曰：淫婦的戀愛。

人不能絕滅愛情，
亦不可戀愛情。

培根。



節婦的戀愛



米珍的嫁期近了，她是自幼締婚的，屈指算來，足有十九個年頭哩。聽說她的丈夫的身，非常的虛弱，然到底甚麼樣？她還不曾過門，那裏會知道呢！

她出嫁的那天，打扮得十分美麗，她坐了花轎過去，就算是出嫁了。到了晚上，許多親戚，多來鬧新房，都說着笑話，她聽到好笑的地方，不由撲嗤的一笑！她這笑，就有人在那裏批評了。她心裏想：這也太認真了，又不是我有心要笑的，笑又不是十分失規的事，她想到這裏，却又轉想到她母親所囑的孝順的等語，馬上抽了一口冷氣，自己怪着自己，不因該笑了。因為，她滿肚子恐懼，

正沒處去說呢！她越想越怕了，可是這天的晚上，她也沒有睡，新床上只有她的丈夫臥着。伊只和伴房娘們，坐着等天亮，但她雖強打着精神，終覺得很疲乏。原來，白天見禮的時候，她足足立了兩三個鐘點，但她的婆婆吩咐，要守着妝臺上的花燭，所以她連懶也不敢偷，她待要打磕睡時，便見她婆婆走來了，她立時驚醒過來。直等到明天的早晨，伴房娘牽着她到婆婆面前，和幾個尊長前去請安，她偷眼看婆婆的面上，心裏非常恐懼，覺得昨天的一笑，至今還覺得有些內虛。禮見過了，伴娘仍扶她到了房裏，她那顆恐懼的心，才算慢慢平下去，然她一想着她的婆婆，她的芳心就要跳個不住了。

米珍的丈夫雙福，的確是很瘦弱的，他娶親不到一星期，已然病倒了。米珍的娘來望她，問夫婿好麼？米珍回說好的！不過……她纔說到這一句，聲音裏面帶着無限悲感，頭兒一低，忍不住眼淚吊下來了。她的母親詫異道：敢是

有別樣委屈麼？米珍說不是的，她口頭雖這樣說，心裏可是要哭出來，她自己想還在新婦時代不好十分做得難看，她想到這一層，暗地裏自己揩着眼淚，忍住不哭了。她祇對母親說我的爲人，好像一方青天，頓時雲遮霧罩起來了，我是很快樂的人，現今是悲多歡少哩！說着，不覺得一陣心酸，微嘆一聲，兩行傷心淚，就此直流到襟上來。她的母親，知道她一定有說不出的隱痛，因低低地問道：珍兒呀！你不要祇管哭，你有什麼爲難的地方，竟可告訴我，等我做母親的替你設法。米珍說道：別的都想法，獨有病這件事，是人力不能爲的。咳！這都是自幼締婚的不可啊！因將他丈夫雙福身體虛弱，和病症危險的情形，一一對她母親說了，她的母親也祇有繃繃眉頭，一籌莫展罷咧！總而言之，苦了米珍一個人就是了。

因爲雙福的父母，都是極沒知識的，而做出來的事也全憑武斷的，老夫

妻倆的年紀，都有四十多歲了，只生下兩個女孩子，心裏很不快活。後來忽然得着一個兒子，自然同天上掉下珍寶來一般，心坎裏的歡喜，真是說不盡，不免就要溺愛過度了。雙福的父親，是在一家商店裏辦事，平時不大回來，他的老妻，把煮飯洗衣服的事，都叫兩個女兒去做自己却一天到晚的撫弄兒子，藉此消磨她寂寞的光陰。

在先幾個月，小孩子完全沒有什麼知覺，同木偶一般，隨便怎樣教導他，總不懂得，只有哭和笑兩樣動作，來表示他心中的喜怒哀樂，後來漸漸的有了些智識，他母親就急于要實行伊的家庭教育。她對人家說：小孩子是總要從小的時候教導好的，倘然做母親的人，自己把責任拋棄了，有了兒子，不會好好管領，將來長大，怕就要做出不端的事來，那時，再要管束，怕就要感着困難了。但講到她的家庭教育，却是狠可笑！

雙福三四歲的時候，他母親已不許他亂跑了，沒有什麼事叫他同木頭般的正天坐着，夏天不給他多洗浴，說小孩要洗掉元神的，冬天却用冷水給雙福洗腳，謂可以強壯身體的，一吃飽飯，就吩咐他睡覺，說是調養身體，諸如種種不合衛生的法子，都是她教雙福做的，打起來，也非毛竹片不行，這就是她唯一的家庭教育！

雙福被他那沒知識母親，弄狗弄貓的撫養成成人，已很勉强的了，所以長大起來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不像鬼一樣了。至他娶親的時候，差不多風也吹得倒的了，祇就雙福的臉上看來，他的肺病，至少也在第二個時期以上哩，偏偏有自幼訂婚的米珍，來嫁給這癆病丈夫，怎麼不要哭呢？

米珍的丈夫雙福，病已入了膏盲，藥石也沒有效驗了，果然，不到兩個月，雙福已脫離着塵世而去。米珍祇抱着他丈夫的屍首，嚎啕大哭，她直哭到淚

乾血枯，尤其是痛哭不止。但雙福的母親，還說雙福的死，是她害的呢，因雙福素來有病的，自娶了米珍，夫妻未免過親密了些，以致一病死了。不然，早不死，遲不死，恰巧娶了妻才死呢！米珍聽了這種論調，恨不得和她的丈夫，一起去裝在棺材裏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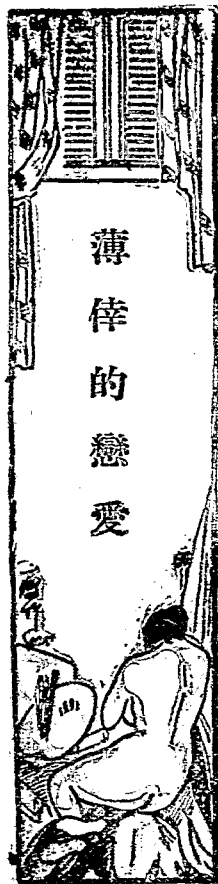
自雙福死後，米珍的做人，比從前更加難了。他婆婆常說她年紀太輕，萬守不住的，必要將來出醜，不如趁現在去嫁了。米珍的母親，也勸米珍主要打定，免得後悔！米珍却垂淚說道：我和他做夫妻，還不到半年，便兩下分離了！可憐！他雖然死了，他何常願意死呢？我若另去嫁人，覺得對不住死者。況我出嫁得幾個月，丈夫便死了，足見我的命是很苦！第一個丈夫這樣，還想嫁第二個嗎？就是嫁了，結果也不會好的，還是不嫁爲妙。所以她便把雙福的牌位，供在自己的房裏，清晨起來，一樣進面水哩，上點心哩，到了晚上，就抱着牌位

同睡，她閒着沒事，即去抱牌位。總而言之：她手除了不空，空時終抱着牌位。她這種舉動，是表示着不嫁的決心。

今年米珍已六十多歲了，她那抱牌位的嗜好，絲毫也不會改動。那只牌位，給她天天捧着，足足四十多年，牌位的四邊，已被她抱得精光雪亮的了。但她在三十歲的那年，就近房中立嗣了一個兒子，名叫小福的，現在那小福也有四十多歲了，却很孝順米珍。米珍時時對小福說：你父親的牌位，是我生平第一個知己，以是我若死後，須把那牌位做殉葬品。小福聽了他母親的命，等米珍死後，真個把牌位殉葬。然這節婦捧牌位的嘉話，城裏城外都傳遍了。

評曰：米珍嫁雙福也，不及一月而雙福病，又三四月而雙福死矣。是所謂夫妻者，實祇有其虛名耳。但雙福死後，米珍竟矢志不嫁，且日抱其牌位，以表示決心，何其情之深而志之切也？試與朝秦暮楚，日求下堂，而琵琶別抱者較，直令若輩愧死耳。嗚呼！其節烈亦可風矣！故曰：節婦的戀愛。

節婦的戀愛



美貞和桂枝，雖是異姓姊妹，她們却非常的親密！美貞非桂枝不懂，桂枝也離不了美貞，兩人的情感，就是同胞手足，怕也沒這般好呢！她們倆的父母，因見她們這樣親熱，便索性給她們結了乾姊妹。所以美貞和桂枝，愈加知己了。

美貞家離桂枝家沒有多少路，她們倆是一刻不離的，真親密極了。美貞家裏有座花園，佈置却還不錯，桂枝每天從學校裏回來，常到美貞家去玩耍，彷彿是一種校外功課，什麼踏琴哩，鬥芳草哩，打鞦韆哩，這些是她們倆的消

遣法。有時還唱唱歌彈彈鋼琴，一唱一和，狠覺有趣。那枝頭上的小鳥唧唧鳴着，好像替他們拍着板似的。美貞和桂枝的行樂，簡直不知世界上還有什麼悲苦的事情！誰知未來的悲苦，早就在這個時候種下了，人世間的事，真不能預料的啊！

王媽對美貞的母親說：你總可以答應的，美小姐年紀大了，遲早總要嫁人的，何必留難呢？馬家少爺，他學問又好，家財又大，美小姐嫁給他，還怕不享福嗎？美貞的母親答道：提起馬少爺，我也知道的，不過他名聲，在外似乎不大好聽！什麼嫖賭吃著，沒有一樣不犯的，家產雖大，也容易完的啊！我家美貞嫁了他，恐遲早要吃苦呢！王媽便分辯道：那是傳言，原不可輕信的，日後自然可以明白，才曉得我不是不說謊了。正在說着，恰巧桂枝的母親走進來，便問王媽可替他家小姐來做媒的？是那一家呀？王媽忙道：是那馬家少爺啊！桂枝的

母親說道：馬家嗎？我聽說他家少爺，是極不安分的……王媽道：胡家奶奶又來了，你不是冤枉人麼？馬家少爺的不好，祇有一個外名聲罷咧！實在的情形，我都知道的哩。美貞的母親說道：既然這樣，我另外商量過了再說罷。王媽見不投機，也祇得告辭走了。

桂枝的母親得著這個消息，就告訴桂枝，桂枝去對美貞說了，美貞心上老大的不高興！因為美貞和那位馬少爺，早就發生戀愛了。但美貞雖贊成婚姻自由，而她的母親，却是極不贊成自由制度，以是，她和馬少爺說好了，叫王媽來做冰上人，萬不料給桂枝的母親胡奶奶，在旁邊一說，美貞的母親就決意把這頭婚姻回絕。美貞當下，祇得和馬少爺再去籌酌別的辦法。

那馬少爺名叫雲成，他父親早故，傳下的家財，不下數十萬，一縣裏雖不算第一家豪富，也可以數到第二了。雲成家有了錢，自然就跟着勢力也有了，

將來就不說要這位少爺賺錢就是吃用也吃用不完的啊！他從那天和美貞在花園裏別後，就叫王媽來說親。媒人的舌，雖然利害，不料美貞的母親，決意不答應，專制婚姻，只有尊長之言，兒女自身，却不得置喙。比方審判官判錯了，也只好服從，不能反抗！所以從此美貞就像囚徒已決判死刑一般，她和馬雲成的婚事，諒來沒有希望的了。

自那天起頭，美貞書也不去念了，她得着王媽的回話，就觸動了傷心，心想王媽來說的一番婚事，只算是空走，所以她就快快不快起來，可巧桂枝來了，攔着伊到花園去玩，她有事在心，那裏還有平日那樣快樂！

海棠是可憐的花兒！牠頭巍巍地在深秋時候開着，風雨都很冷，雨後牠正如帶淚一般。美貞因婚事不如願，不免鬱鬱成病了。她母親祇有這個女兒，自然很着急，但藥石無靈呢，後來，王媽來對她母親直說了，說美小姐的病源，

非遂了她的心願不可，她所要求的，就是和馬雲成正式締婚。她母親沒法，總算勉強允許了。不過，美貞的母親說，將來美貞嫁了雲成之後，如其跟他吃苦，却不能怨己的，因她自己要嫁給他啊。

美貞的病好了，她居然同雲成實行結婚了。那馬家喜事裏的排場，真是極其的闊綽！人家看了，誰不羨慕呢。美貞的心上，於這段姻緣，也非常的樂意！光陰迅速，不上半年，桂枝也和人結婚了。她是嫁給一個普通商人，一切的佈置，都很儉樸，一場婚事，還用不到三百塊錢，所以人家也不甚注意他們。美貞和雲成，締婚已是一年了，在這一年裏頭，他們倆的愛情，還算不差。後來，雲成在外面，結識了一個妓女，對於美貞，未免冷淡了許多。美貞起初也不會覺得，因雲成漸漸住在外面了，她才心上狐疑起來，於是，等雲成回來，總用好言勸他。雲成先還聽幾句，到了後來，恨美貞太煩雜了，竟至大聲叱罵了。

這時，美貞纔有點懊悔，方知她母親的話，的確是有意思的。只恨當初自己心太熱了，看做雲成是唯一的多情人！現在，却已生米成熟飯了。

雲成在外，已娶了妓女做次妻，竟不回家來了，他是有錢的人，到處可以安身。美貞叫人去尋他，那裏尋得着他，這樣的一年多，美貞好似被棄的玩物一般，雲成再也不會想着她了。美貞因此思前想後，覺得自己不好，如今弄得進退不得，要待去同她母親去講，又沒這張臉去見她，爲的起先的時候，她的母親原勸她不要迷心，說嫁給馬雲成，是要吃苦的！此刻這話真的應了。

小小的花園裏，兩個異姓姊妹，在那裏談心，一個淚痕滿面的說道：桂妹！我真懊悔極了！我因不聽母親的好話，決意要嫁給那薄倖人，現今，我已秋扇遭捐了，唉！桂妹！這是我一時被虛榮心惑住了！見他有錢，我要求什麼便是什麼，那裏曉得事過境遷，他又去愛別人哩！桂妹！啊！倒是你福氣！你們倆，雙雙

寸步不離的樣子，真叫人豔羨！我雖嫁了富家郎，轉沒有你的快樂！今日我才知道，愛情兩個字，是金錢所買不到的！那麼要錢來做甚麼呢？不如嫁個自食其力的普通人，他們無產階級，倒深於愛情呢？唉！原來世上的紈袴子弟，都是薄倖人啊！他有的是錢，今天愛這個，明天愛那個，棄舊憐新，是天生的本性，桂妹我已打定我最後的主意，我嫁了薄倖人，將來的幸福，早斷送盡了！所以我們今朝的敘談，算是最末一次了。她說着，淚珠如雨般下來咧！

她是誰？她正是美貞。她這是和桂枝決別的晤談哩。桂枝知她傷心極了，但也想不出什麼話去安慰她，惟有相對着垂淚。

第二天上，馬家的少奶奶自盡的消息，已傳遍了全城。這馬少奶奶不是美貞嗎？桂枝聽得美貞的噩耗，祇微微地嘆口氣道：可憐薄倖的雲成，害了我那美姊姊了！咳！

評曰：美貞之與雲成，其愛戀均非真誠者，故結果乃如此也。蓋雲成愛美貞之色，而美貞貪雲成之富，一爲獸欲的，一爲金錢的，其始已屬如是，其終安得圓滿乎？厥後美貞亦知富家子弟多薄倖者，特悔已無及矣！世愛虛榮之女子，當以美貞爲前車也！以愛虛榮者，難免不遇如雲成之薄倖人，故曰：薄倖的戀愛。

唉！我們已在所嫁的男子身邊愁眉蹙額著。
敷衍到生命的盡日，希望着日後平和的到來。
但是我們只和土耳其古宮廷的婢妾罷哩——祇
有華麗的宮室給住，有佳美的珍肴給吃。

納爾遜。



多妻制的戀愛



金鳳靠在玻璃亭上，心裏很是不耐煩，她覺得自己雖嫁給貴人，進門便做太太，可是家庭裏的制度，有好許多不滿她的心意，別的不說，單講她的丈夫，年紀還不到三十，家中的小老婆，已有了六位了。這個問題，是金鳳心裏所最不易解決的。因為，丈夫既娶了許多小妻，其中自有一二個最寵愛的，寵愛了小妻，對於自己的愛情，當然要淡薄了不少，但又不能叫她丈夫，把小妻一齊遷嫁了。還有一個最難堪的，就是把小妻增加起來，他現在年紀不十分大，還未到中年已有六妾一妻了，將來下去，怕不由六個而增加到十二個嗎？總

而言之：她丈夫娶得愈多，對她的愛情愈是淡薄，她思來想去，無非都是煩惱。這時，亭外的那些花朵，似乎也垂頭傷氣的，給日光逼迫得也在那裏煩惱咧！

日色漸漸的向午了，金鳳還呆呆的坐着，不一會，丫鬟僕婦，一陣子來呼太太吃午膳了。金鳳也無心進食，她忽的想起，有個女同學劉心芙的，現在已做了校長夫人了，他們夫妻的戀愛，一定比較自己親密了。况且，已有半年多不見了，何不去訪她談談呢？主意打定，便叫門房裏傳話出去，說太太下午要出門拜客，把轎子預備了。到了下半年，金鳳便坐了轎子，去拜望劉心芙，轉眼轎子到了劉宅，心芙便迎她接入。她們兩人，寒暄了一會，心芙對着金鳳，羨慕了一番，說她嫁了貴人，吃不用愁，著不用憂，一呼百諾，真是多麼威風啊！不比自己，既不用僕婦，又不用小廝，式式又自己動手，兩下比起來，不是有天

淵之別嗎？金鳳聽了，忙搖頭道：嫁與做官人家，祇有一個名兒好聽，至于實際，遠不如中產階級呢。因把自己的丈夫，連娶了六個小妻，對己的愛情，很是冷淡的緣故，細細述了一遍。心芙接口道，不用講了，休說你們是做官的，但看我那子成，他不過做了一個校長，也不住的要嚷着討小，自去年到今日，已娶了兩個小妻了，他第一個進門時，對我還算不差，等第二個進了來，竟連我的房門也不進了，你道他這種舉動，不是很可氣憤的麼？現在，叫我有苦也沒訴處呢。金鳳見說，心芙的境遇，完全和自己同病，還有甚麼話說呢？當下，就閒談了一刻，便別了心芙，匆匆上轎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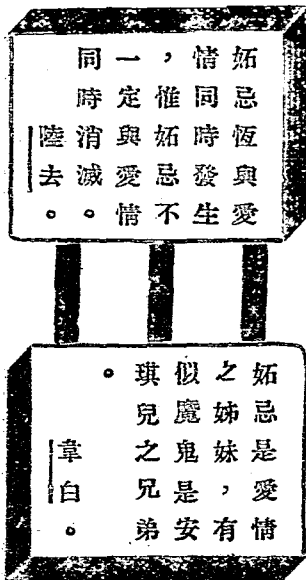
金鳳走在路上，又想起她從前有個近身的丫鬟，叫做春蘭的，她去年嫁與黃四大爺做小，據說是十分得寵，想她們姬妾的境遇，一定比我們做太太的快樂！何不去探望她一會呢？于是，她立刻命轎夫，向着那黃公館走去，既到


了黃公館，自有傭婦引導入內。這時，春蘭打扮得花枝照展般的，笑着迎接出來。金鳳瞧春蘭的樣子，暗想她們的光景，果然比我要愉快得呢！誰知攀談幾句之後，春蘭忽然吊下淚來，金鳳詫異道：「你的日子，不是較我安樂麼？爲什麼還如此傷心呢？」春蘭說道：「休提起了，做女子的，千萬不要給人做小！可憐！老爺的姬妾又多，天天鬧着爭夕，且做人小妻的，不比大婦，動不動受人的奚落，無論你如何得寵，說起來終是小老婆啊！所以，女子做了小妻，是永遠不得出頭的了。何況姬妾如林，誰是有話分，誰是沒話分，同是小妻，一言不合，便實行鬧醋勁了。這種日子，不是極困苦嗎？那裏來的快樂呢？」金鳳聽了，默默不語，坐了一會，也就走了。她一路回家，一頭着想，以爲做人的妻子不好，做人的姬妾更不好，總說一句妻妾一多，件件是不好的了。咳！多妻制度的家庭，却原來如此……

多妻制的戀愛

二九四

評曰：金鳳身為貴婦，而心不足，以為中產階級，其夫妻之愛必有勝己者也。及至與心美相見，所談者，正與自己同病，迺知不論官家平民，妻妾一多，則家庭間萬難愉快矣。因而思及其婢，以為充人姬妾者，一經得寵，則其愛情必深，孰知春蘭竟至垂淚訴苦！此時之金鳳，始恍然大悟，知多妻之家庭，不論為大婦，為姬妾，無一美滿者也。此之謂多妻制的戀愛。





不融洽的戀愛

江先生和江夫人，他們結了十二年的夫婦了，但于夫婦的情感上，却異常的不融洽。他們倆平日除了應當有交談的必要外，交談之後，兩下裏立時走開，江先生面孔如同關聖一般，江夫人的臉上，更括得下霜來呢。因為，他們倆一多說話，非至衝突的步位不止。兩人自己知道各人的脾氣，所以，兩下並不多說話的，非有緊要的事故，雙方承認這事有商酌的餘地，才互相酌量一會。然一個不討巧，言語之間，還要爭執哩。

江先生和江夫人，已有了子女了。但他們衝突的地位，不因有了子女而

緩衝。江先生高興了，拉着他的兒子玩一會，等到江夫人走來，江先生立刻板起面孔，走開去了。有時江夫人和子女們說笑，江先生一來，江夫人也頓時把笑容斂起，裝出她不高興的樣子來了。他們倆究竟爲什麼要如此？據迷信的說起來，道他們倆的命裏，一定有沖犯的地方，倒底爲的甚麼？他們自己也不會明白。有的說：江先生和江夫人，前生或者是冤家罷！然而這種沒有對證的說話，也無從證明他了。

一天，江先生很動氣的，對江夫人說道：似你這般的行爲，我們夫妻的快樂，都給你麼折盡了。所以，從今天起，你把你的脾氣改過了，不然，我祇好實行娶妾了。江夫人也憤憤地說道：我和你做了十二年夫妻，那一天是快快樂樂的！我總算給你欺負了十二年了，也夠我苦咧！說着，便大哭起來。這時，親戚鄰舍們，都來勸慰，可是，他們倆愈爭愈烈！結果，江夫人含着一泡眼淚，一頭哭一

頭收拾東西，收拾好了回她的娘家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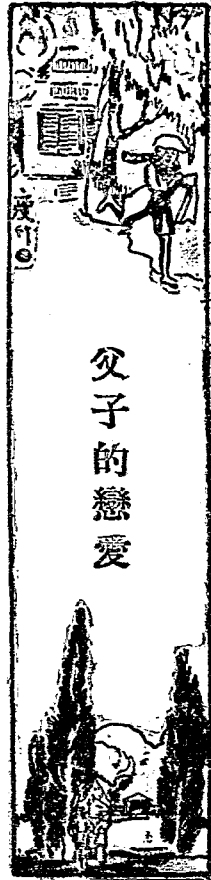
這樣的過一個多月，江先生和江夫人兩下越弄越僵了。當下，由江夫人面上的親戚，江先生方面的族人，兩下前來調解。先下問江夫人，江夫人說道：他這樣的對待我，十二年中，差不多沒有一天不是在煩惱之中，他如望夫婦團圓的，叫他那種舉動先要去掉他。他們見江夫人這樣說，又來見江先生了，江先生說：她雖做了我的妻子，她全不當我丈夫看待，簡和冤家一樣，十二年的夫婦，我不知受盡她多少氣苦呢？她現在自己不認錯，還要叫我改脾氣，不是做夢嗎？老實說：最後的解決，祇有法律兩個字了。親戚和族人們，見他們兩下裏，都是這般強硬，諒來這件事不易挽回，也就不來多管閒事了。

江先生和江夫人，原是夫妻鬧氣，很容易調解的。但他們倆各走極端，竟至無調解餘地，法律兩字，看來是要實行的了。果然，江先生和江夫人，因夫妻

始終不融洽，便在法庭離婚了。他們倆，受了法律的裁判，各人簽了字，就一前一後的一同回來。

江夫人一進門，她那兩個子女，已一個多月不見母親了，便一齊走上來，牽着娘呀娘的亂叫。江夫人一面料理家中未了的手續，一面吩咐她的子女道：做娘的眼前要和你們分離了，你們在家，須好好的過日子，將來長大了，或者有相會的一天。然她的子女，祇牽着她衣服啼哭！江夫人這時見了這種情，又懊悔又傷心！但昏已離了，法律是不容情的，也無可挽回的了，末了，她把子女驅開，揩着眼淚走了。江先生睡在床上，祇微微嘆了一口氣！他兩個子女，却回轉來問江先生，哭着要母親。江先生一聲不响的對着兩個子女垂淚罷了。

評曰：江夫人之與江先生，其不融洽之點，雖至離婚而終不明其不融洽之故，矧在旁人，即其局中人，亦始終不明其爲何故也！世有迷信者，每以夫妻之不融洽，而歸咎于命運八字者，如江先生江夫人者，豈其然歟？不得而知矣。故曰：不融洽的戀愛。



父子的戀愛

淡淡的燈光，照着一室之中，景象很是懷寂！這時，室中男子一個也沒有，坐着的都是女子。而且，她們絕口的不交談，祇靜靜的坐着，似等待着什麼似的。那床上的少婦，也微微地哼着。這樣寂靜的過了一會，忽聽得呱呱的小孩哭聲，衆人這才一齊問道：「下地了麼？」男的女的，穩婆代答道：「恭喜！倒是位阿官呢。」說着，趙友明自外直奔進來問道：「已經養下了麼？」產婦可好？一個女子答道：「養下了，產婦也很平安！又是個兒子，你真好福氣啊！」友明也笑了，依然走出去了。

友明的兒子，已經三朝了，那些親友，自然免不了俗套，都送點禮物來賀他，友明心上的高興，真是說不出呢。這樣一天天的過下去，小孩子也漸漸地強壯起來。一天，他的夫人，抱着孩子，在床上喂乳，友明從外面進來，那孩子便捨了乳，呀的撲到友明懷中，友明忙接着，抱在手裏笑道：阿靈這孩子，已能夠認人了。他的夫人笑道：不但能認人，簡直會說話哩，不過，孩子慢慢地長大了，轉眼要給他讀書，和添製衣服哩，費用一天大似一天了。你往日的浪費，也須節省一點咧。友明點頭道：那個自然！我因為這孩子的緣故，連酒也不大吃了。友明說罷，便看了孩子笑道：阿靈！你知道嗎？你老子將酒錢積下來，多買點糕餅給你吃好麼？那小孩子似乎很懂得的，一雙小眼睛祇瞪着對友明瞧，他的意思上，好像曉得他父親的美意，所以表示他是一種極感謝的樣兒。

但那活潑的孩子，一天忽然害起病來，他的病症，是患的螻蛄子，若一走

黃，便是不救，不是很危險的嗎？友明直急得走頭無路，請醫生哩，煎藥哩，十分忙碌。可是，小孩的病，一點也沒有轉機。後來，幸虧有一個陸老娘的，她是祖上祕傳，專挑螻蛄子的，但她住在城裏，偷要去請她出來，價錢也和時髦醫生差不多。友明祇要兒子病好，不管請俸的大小，立刻就着人去請。陸老娘來了，她用銀針，在小孩口中，撥出許多和魚子般的東西來，又給小孩搽上了藥，說過兩個鐘點，後才可以喂乳。陸老娘去後，小孩果然好了，他的小口，也可以吃乳了。友明這一喜，不覺又手舞足蹈起來了！從此，友明每天回家來，總要抱着小孩，同他玩耍的。那小孩也呀呀的，很能了解友明的意思，以是，友明益發喜懽他了。有時，他的夫人，不要他抱小孩，他好似非常的寂寞，他每夜的功課，是抱小孩。那小孩一到晚上，便把小眼睛四處瞧着，要尋友明抱他，他們父子倆，竟變成習慣了。

小孩更比前肥壯了，單講他兩面小頰，已和蘋果般的圓了起來，那種白嫩的脸兒，墨黑的眼珠，和那鮮紅的嘴唇，看了真叫人生愛啊！友明抱着他，一會兒親嘴，一會兒引着他玩笑，那天性的愛，於不知不覺中流露出來，那小孩慢慢的能學言語了，他最清爽的，就是一聲爸爸！

友明抱着他的孩子阿靈，急匆匆地望醫院中走去，他到了醫生面前，一頭述那病狀，一頭急急的問道：可不妨事嗎？那醫生搭着阿靈的小手，一語不發。友明很着急的又問道：可是不妨事的麼？說着：祇呆瞧着醫生，似乎求他一言的判斷，小孩的生死，便可以明白了。醫生愁着眉說道：病是很危險的，但還不至于絕望呢！友明聽了，如得着一道赦旨似的，連連說道：對不起！要請你仔細一點，醫生略略點點頭，就將方子寫好，授給友明，友明忙着抱了阿靈回去，又親自去瞧方買了藥來，立時煎了給小孩吃下去，他以為這是一劑仙丹，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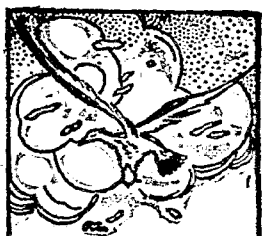
下去一定可以痊癒了。

好了！阿靈的病，總算有了轉機，漸漸地好了起來，在上半個月，小孩的面孔，已照常肥胖了，他的小頰，也依舊和蘋果一樣了。這時，友明的臉上，才有了笑容，可是，他也急得夠受用了。

評曰：吾人撫育子女，實非一件易事。試看從襁褓之中，撫養至于成人，此中不知經過多少危難，而爲父母者，其千辛萬苦，何可勝言哉？如友明之于其子，何等愛護。然爲父母者，對于子女，未有不若斯者也。倘子女偶而有疾，則憂形於色，終日惶惶，恨不以身代之也。但爲子女者，成人而後，應念及父母撫己之困苦，不然，真禽獸耳！故予名是篇曰：父子的戀愛。

天真爛漫的小兒女，是眼睛前面看得見的眞愛神。

勞佛里。



騙術式的戀愛



汪叔青是個父母雙亡的孤女，她十九歲上，進大陸學校讀書。她的父親在日，曾開過大菜館，所以遺產很爲豐富。她有個知好的女友，叫做陳月英的，她們倆，差不多是親姊妹一樣。月英在春上，介紹了一個男友給叔青。這個男友，本和月英發生過戀愛。後因月英別有了戀人，便把他介紹給叔青。他姓洋名叫紅菱，是在輪船公司裏充當要職，每月有三百多塊錢的收入。叔青和紅菱認識後，見他舉動闊綽，人材又漂亮，過不多時，漸漸地傾心於他了。他們倆，

除了星期日會晤之外，那往來信件，一個月中，至少有百來封哩。

紅菱自己說，今年已二十一歲了，還不曾娶過妻子，他和月英確在短時期裏，發生過極熱烈戀愛，後以性情上合不來，兩下就此作罷。現在遇了叔青，大有相見恨晚的氣概！叔青被紅菱一種籠絡手段，把她這顆心迷住了，她以為全世界上，紅菱之外，簡直沒有第二個最比紅菱可愛的男子了。以是，叔青一心一意的，準備做紅菱未來的妻子。

她真給紅菱迷惑了，她想嫁給紅菱後，那閨房的樂趣，和夫婦的愛情，正不知怎樣的濃厚哩！但在他們戀愛期間，紅菱時時寫信給叔青，信裏稱做她最親愛的！有時，竟直稱爲我的愛妻了。叔青得到他這種稱呼，非但沒有動氣，而且求之不得呢！原來，他們倆，雖不會實行訂婚，雙方的心意上，是完全以未婚夫妻自許的了。

那年的夏季裏，紅菱借避暑的名目，邀叔青同到日本去游歷，叔青因紅菱是自己的未婚夫了，竟毫不推却的允許下來。於是，輪機軋軋，汽笛嗚嗚，一對未婚夫妻，雙雙赴日本去了，誰知這一去，便釀出以後的種種事端來，叔青真是不幸啊！

叔青和紅菱都在青年，那個禮義上如何把持得住呢？他們倆到了日本，住在青岡旅館裏，這天的晚上，紅菱便實行他的獸慾主義了。叔青也是個沒主張的女子，因此，不由的失身給他了。他們倆在日本，足足住了有兩個多月，竟至樂不思蜀。末了，川資漸漸告罄，祇好仍回到上海，不料，自這次同赴日本後，叔青已有了身孕咧，她一想這件事鬧出來，於面子上很過意不去，但唯一的妙策，祇有督促着紅菱，提早辦那結婚手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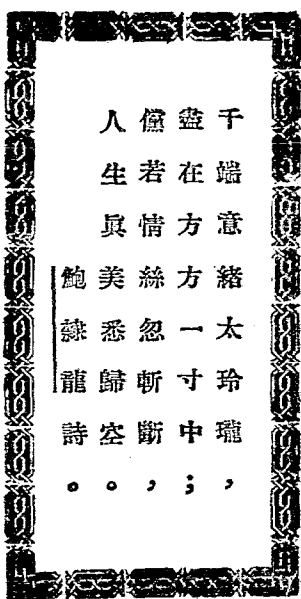
咳！好事多磨折，紅菱有個包車夫老四，是紅菱的同鄉人，他于紅菱的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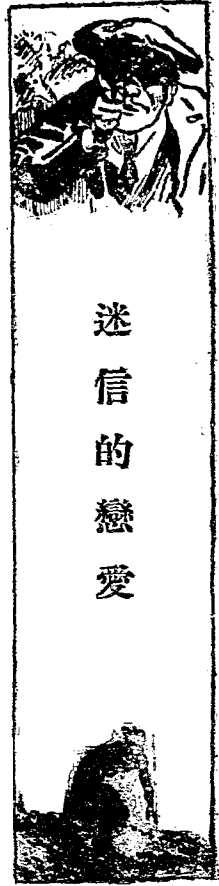
事，都極其熟悉。那天不知怎樣，老四觸惱了紅菱，紅菱將老四打了幾下耳光，立刻把他辭退。老四很氣憤，不過，便跑到叔青的地方，拿紅菱的家私和盤托出，他說紅菱是有妻子的人，他家中的兒子已經三歲了。叔青驟得了老四的報告，如青天霹靂打在頭上一樣，她又覺小人的言語，恐怕靠不住，因弄得半信半疑了。結果，她親自到公司裏，去質問紅菱，紅菱見事已洩漏，諒瞞也無益，索性直認不諱了。叔青這時，呆了半晌，做聲不得，她深悔自己太孟浪了，輕易給男子們近身，現今他已有了妻子，怎好嫁給他呢？難道不成去做他的小老婆嗎？

紅菱和叔青實行決裂了。叔青自知受騙，便在公堂起訴，詳述失身給紅菱的經過，她要求賠償損失三萬兩，並辦紅菱的欺騙罪名。這件公案，各報上都載着；而且，紅菱給叔青的情書，也有在報上披露的，因叔青都呈案做證據。

了，但不知公堂怎樣解決哩？

評曰：世風不古，道德淪亡，一般青年女子，因醉心自由，往往爲人所欺。至省悟時，已失身于人，悔無及矣！致有執意之女子，以無面對人，而自尋短見者，比比然也。嗚呼慘矣！自由之爲害，亦烈矣哉！蓋吾國青年男女，口言自由，而實無自由資格，男女締交後，輒情不自持，非實行其獸慾不止也。迨知受騙，則已嫌遲，故名是篇曰：騙術式的戀愛。





迷信的戀愛

草木很茂盛的山上，露出一角紅牆來，那魚磬的聲音，徐徐的自牆裏出來，一種清靜的情景，一望而知是修禪所在了。這時，正值酷暑的天氣，那一輪紅日照在正中，好似張着火傘一般。但是山麓裏的一羣進香的婦女，兀是揮着汗三步一拜的奮勇在那裏上山，她們不怕熱的嗎？不是！她們是有佛力保佑的（！）所以狠命的前進，她們簡直和烈日奮鬥哩！

英雄也是進香中的一人，她穿着一身黃布衣服，胸前掛着一個香袋，也上山去燒六月十九日的觀音香，因英雄的爲人，平時倒還不差，就是喜懽燒

香拜佛。她見了尼姑和尚化緣，一百五十都肯出的，倘若窮人要想問她討一個大錢，非兩文去換她一文不可而且，她是也很節儉的啊。

盛四自娶了美雄，夫妻倆的愛情極好！盛四所不贊成她的，便是那燒香拜佛，布施僧尼。盛四常常勸她，她那裏肯省悟呢！一天，恰巧盛四病了，美雄便到處去燒香許願，盛四的病果然好了，以後，她越發相信了。她這次來燒觀音香，就是那天盛四病時許下的願心。

美雄的家裏，進出的最多是尼姑，一天到晚，至少有三五六次，因此，盛四所有的進款，都漸漸滾到那些尼姑袋裏去了。但這樣的傳揚開去，一般比丘尼們，都曉得美雄是相信菩薩的，便成羣結隊的前來化緣，伊們不是說那裏修菴，便是說那裏建寺，要求美雄的補助。她也有求必應，樂善好施，所以，盛四弄得出多進少，慢慢有點窘迫起來。

然盛四既勸不醒美雄，又沒這力量去任她揮霍，不是很爲難的嗎？結果被他想出一個惡念來啦，他以爲那些尼姑，都是竊他金錢的蛀蟲，偷要根本解決，非拒絕伊們上門不可。不過，伊們的臉皮極老，雖經盛四幾次痛罵，伊們依然要上門來的，有時，乘盛四不在家裏，便偷偷掩掩的進出。盛四恨極了他，一天告了一個假，僞說是出去，却去躲在鄰人的家裏，等到下半天，果然見兩個比丘尼，匆匆地走進他的家裏，盛四便三腳兩步的回來，把門打得擂鼓一樣，美雄不知是計，忙忙出來開門。盛四走到房中時，兩個比丘尼沒處藏躲，只好出來招呼了一聲！不料盛四立時放下面孔，大聲喝道：反了！反了！你們兩個不是和尙嗎？出家人到我房中來做什麼？定是非奸卽盜，請老實說出來！不然，我惟有送到警署裏拘留你們，可知道麼？兩個比丘尼嚇得面如土色，力辯是尼姑，不是和尙。美雄也幫着伊們分辯，盛四執定不信，咆哮如虎。美雄非但

勸不住，因他把尼姑當和尚，自己還處於嫌疑地位呢！因此弄得兩個比丘尼跪地哀求！盛四那裏肯信，他說：如要釋放，非實驗一下不行，末了，兩個比丘尼除了袒胸證明以外，沒有第二個良策了。盛四這個計畫，也可算惡作劇了。

盛四這妙法，實行了幾次，一班尼姑都吃了大虧，于是互相儆戒，真也不敢上他的門了。他自第一計見效後，就實行他的第二計，因美雄喜歡念佛，十分誠心，她每天清晨，總須念百來聲「阿彌陀佛。」那天的早晨，盛四便對着她美雄，美雄的喚個不住，她起先幾聲還答應，到了後來，不覺很動氣的恨道：你祇一味叫我，又沒甚麼事的，我又不曾死，你叫着不怕煩的麼？盛四笑道：對咧！那末你天天喚着「阿彌陀佛，」他不怕煩不動氣的嗎？這樣一想，你就知道念佛是沒用的了。美雄聽了，也祇一笑罷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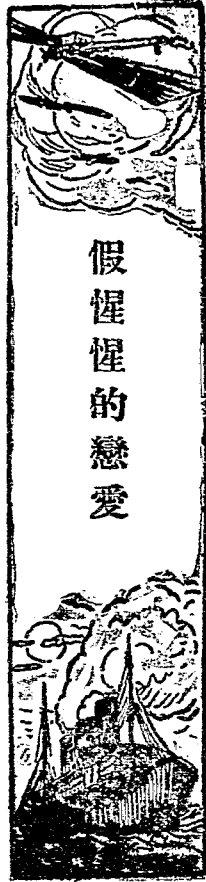
從今以後，美雄果然不念佛了，他倆的愛情，也增進了許多，第二年上半年便

生下一個兒子來。但據美雄說起來，這兒子生下來是菩薩保佑的呢，她仍脫不了迷信啊！

評曰：女子迷信，其堅信之力，遠過于男子，可斷言也！蓋菴堂廟宇中，進出者以婦女居多，若堂堂男子，手香籃而頭香袋者，洵不多觀，由斯可證女子迷信較多于男子也。且有大家閨秀，以師事僧尼爲榮者，雖云風俗相沿，而彼僧尼則固世之贅沔耳。緣其本無職業，全恃衆家衆養故也。教一般迷信者，甚至傾家以施僧尼，則僧尼實社會之蠶矣！美雄夫婦，能于迷信中，而不失其愛，故曰：迷信的戀愛。

其鞏深切的戀愛成功以後，不
因一切的迷戀——而失掉他的
偉大的効用。

康納。



假惺惺的戀愛

王叙泉的確是個能幹人。他的職業上連義務和受俸祿的，共有八九處哩。你們想：他的精神多麼好啊？他既然似這樣忙碌，他的進款是一定很豐厚了。所以，他家裏的傭人，男女不下六七人，他的小兒子金城，每天到學校裏去總是坐包車的，他的女兒銀桂，一個月中的製衣費也須五六十塊錢哩。叙泉的家中，因此十分的熱鬧，真是一呼百諾，多麼威風啊！他的夫人戚葭琴，舉動也極其闊綽，一天到頭，不是往戲館裏瞧戲，便到遊戲場去聽書，一家人融融樂樂，可算得是快樂家庭了。

葭琴雖愛瞧戲和聽書但她歸來却很早，從來不曾到過半夜三更的，因為紉泉夜課完舉回來，總在十時以前的，以是，他的夫人預先回來，等着他一同晚膳，這是常年的習慣啊。可是，人的時運，終有不濟的時候，到了那時，夫妻的愛情上，就可以瞧出厚薄來了。唉！人情勢利，都為金錢呢。

紉泉的職業，忽然停了起來，所不停的，都是些義務工作，他自然也懶得去做了。幸虧紉泉的祖上，有五十多畝的田地，和自己積蓄下來的現錢，他雖停了職業，生計上還很支持得過去。不過，一切的用度，却不能不略為節省一些。

那紉泉自居家坐守後，把家中的傭婦，先回覆了一半，留下一半照常做事。一天，紉泉和他夫人葭琴商議，要想將家中的開支，再特別儉用一點。他的夫人說道：萬事祇要你能過得慣，我是沒有做不到的。紉泉答道：那更好了，那

麼，從今日起，對於火食，先節省起來，餘者也照事做事，以儉省兩字爲唯一的標準。

但是，這年的夏天，紹泉忽然發起痧來了，他的病症，本十分危險，一般親戚，聞訊都來探望，知道紹泉的病勢不輕，有的勸他請名醫診治，他的夫人霞琴，却竭力的反對，她說：近年以來，不比往時了，式式惟從儉上着想，那裏好請什麼名醫呢？因此，紹泉的病症雖重，不過請點普通醫生罷咧。幸虧他的病，倒一天天的好起來了。但因病後身弱，醫生勸他吃些補劑，霞琴以參朮太貴，不肯拿錢出來去買，紹泉也叫她不必置備，所以，紹泉大病之後，連參朮也不會聞着一點哩。但他若在前的幾年，怕不參長參短的，用參湯當做茶喝嗎？即使他自己不願意去買，霞琴也早就替他備好的了。

好了！紹泉又有了職業了，他擔任職務的機關比從前大，進款比從前多，

家裏的男女傭人依然用起來，他的夫人霞琴，照常天天出去遊玩，家中立時比前熱鬧了，於是一變他停職時的冷靜的氣象。一天，他歸來狼遲，他的夫人霞琴，却坐等在家裏。這時，天正下着大雨，所以叙泉一進門口，霞琴忙上前替他脫了雨衣，一面問道：你今天可勞苦麼？我已給你燉好一碗白木耳湯在這裏，快吃了補補精神，說着：一碗白木耳湯，早送到他的口邊，不一會，又盛上燕窩粥來，都是他夫人霞琴親手熬的。叙泉一頭吃着，一頭想起病時的情狀來，不覺嘆口氣道：夫妻原來也是假的啊！

評曰：叙泉在馬上時，霞琴待之何等慇懃？及失業後，頓現冷淡之態焉。及其病危，並請名醫亦非可得，夫婦之情，至斯迥恍然矣。繼而復獲美缺，進款驟增，而其歸也，兒逆于庭，妻待于房，白木耳湯不足，更益以燕窩粥，此情又何其厚也？試思病後，欲得補劑而不獲，前後相較，夫妻之情，其真耶？偽耶？吾無以名，名之曰：假惺惺的戀愛。



我自那天在河畔瞧見她之後，簡直一日不能忘懷！但當時我實在不會瞧得清楚，祇就大略上看着幾眼罷了。假使，那時能夠讓我瞧仔細，我一定要發瘋的了，因為，雖則驚鴻一瞥，而她的豔影，已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裏哩。我記得她的身材，是不長不短的，她的青絲，似和烏雲一樣的，她的一笑，定能奪人魂魄的。

她那走路，很是嫵嫵婷婷，那麼，她的一雙天足，或者穿着高底鞋子罷，可恨！她爲什麼這樣的無情？竟自一現色相，便走進去了，她爲什麼不多立一會

呢？因此，累我不及細瞧，連足也不會瞧出是纖足是天然的呢？哦！我知道了！她的天足，想來是很白嫩的，倘使我握在手中，我必定如吃醉酒一般了。我又想起她的柳眉來了，她那又細又長的黛眉，想是舒展着的，她決不會愁眉不展的！而且，我斷定她無論如何沒有憂愁的表現，她的爲人，一是甚很快樂的呢！

我想：她的性情，一定很溫和的，她的言語，一定很柔婉的，她的鶯聲，一定很是嬌脆的，這是我可以知道她的，她說起話來，口中必定有芬芳氣味噴出來的。她的年紀，大約不到二十歲哩。她的櫻脣，是又小又紅，單講她那懸胆般的鼻兒，一定是很有趣咧！她是極天真爛漫的，她很喜歡聽人唱歌，那時，我若提高了喉嚨，唱了起來，能夠使得她聽見，她一定要對我微微地一笑咧！

她的笑貌，好像活觀音一樣，她鮮紅的脣，襯着雪白般牙齒，益顯得她的嫵媚動人了。我如第二次遇見她，她當然認識我的，我那時做出我很誠懇的

狀貌來，很幽靜的對她說道：「那天立在湖畔，不是瞧着我嗎？我也瞧着你，你一定看見的了。但我一見你之後，使我靈魂，時時隨在你的左右了，我自己的腦子裏，也不常現出你的倩影來。然而，你也一定時刻想念我罷？她聽了我的話說，便嫣然的一笑！似乎承認我所發表的意見和言論。

我真愛她極了！我決意向她求婚，她是個多情的女子，很可憐我的情痴！她能原諒我，愛惜我，居然允許我的要求。我若顫聲的求婚時，低低呼着吾……吾愛！她也情不自禁的，撲入我的懷裏來了，我便撫着她的粉臉……哦！她的臉兒，又細又膩滑呢！我捧住她的臉兒，種種地和她接吻，她却毫不畏避似的口和我親了一個甜蜜的香吻。但是，我經這一吻之後，她已承認我做她的未婚夫了。

我做她的未婚夫未久，我便和她正式結婚了，新婚的那天，我們行禮既

畢，同車歸去。那時，我笑對她說道：我們河畔的一見，你還記得嗎？她聽了頓時花容失色道：呀！河畔的惡奴，就是你嗎？你竟是我唯一的魔鬼了！我怎肯嫁你？說着，那車兒正從橋上經過，她開了車窗，只望橋下一躍，便隨着任夫人去了。我這時好事垂成，又變泡影，心上一氣，也跟着她跳下去時，一驚醒來，原來是夢啊！

評曰：斯篇自始至終，不露姓氏，而于情意纏綿時，意似有一對癡男怨女，躍躍于紙上也。蓋初由臆想，而至于覲面，再由情話而入于真正的戀愛，未迺由戀愛而實行結婚焉。詎知好事不長，方禮畢歸來，雙雙並肩車中，正待一敘舊情，而彼美忽一變其態度而躍入橋下矣。則此癡心之男子，安得不悲憤而從之俱亡乎？不知實一夢攪耳。故曰：幻想的戀愛。

睡夢裏，相與在情網中，無不可戀愛之事，

可惜是一場幻景。

愛倫。



友誼的戀愛



亞羽很寂寞的坐在花陰之下，她自言自語的說道：他怎麼還沒回音來呢？說猶未了，忽聽得門外鈴聲叮叮，正是綠衣人寄書來了。亞羽忙跑到門前，接書一瞧，却不是心上人鄺子均的情書，迺是她的女友王湘綺寄給她的啊。亞羽便拆開信來，祇見裏面寫着道：「亞羽吾妹！我們好久不見啦！我很紀念你呢！我想你身體一定很健康的呢？唉！吾妹！我已做了天涯淪落人了！將來我們不知何日再得相見哩？今生有緣，吾當願與吾妹敘談。雖然，恐怕今世不能夠了。可憐呵！我寫到這裏，我的淚已奪眶而出了！我不忍寫下去了。再會！愚姊

湘綺。亞羽讀畢，叫做同病相憐！她也想起自己的身世來，不覺灑了幾滴眼淚。

原來，湘綺和亞羽，本是閨中的密友，後來，湘綺到了河南去，從此音息無通了。今天忽然接到湘綺的信，見她語言十分悲感，知道她一定有什麼傷心的事，隱忍着因此，亞羽也想起自己的心事來，因自湘綺走後，亞羽便和莊元鼎的締交，這位莊元鼎便介紹了一位少年鄺子均給她，她和子均漸漸地變友誼的戀愛了。但是，子均忽接到家書，急急要回去，所以就和亞羽締約，在兩個月後，再進行他們的婚事，可是，子均一去，竟無消息咧！

過了有一年光景，湘綺回來了，亞羽見她的花容，很是憔悴，她而且時時悲嘆，亞羽却安慰她道：湘姊！你倒底爲誰這般傷感呢？人生在世，誰沒失意的？何必鬱鬱不樂的自傷呢？湘綺見說，不覺嘆口氣道：不要講起了，總而言之，

是我薄命罷了。當時，我和他相逢時，他是個很誠懇的少年，以是，我們倆倒很合作得來，因此不到三個月，我們便實行訂婚了。羽妹！我萬不料他竟會變心呢！一天，我們倆同赴麗山俱樂部回來，他和一個王金芬女士結識了。那金芬也是個女學生，于文學，刺繡，跳舞，唱歌，沒有一樣不精熟的，真可算一校中的翹楚了。

他自和金芬認識之後，和我的愛情，便日淡一日了，那時，我心上很是痛苦！一晚和他在公園裏相見，我就當面責問他，他却一味的敷衍我幾句，從前的吾妹愛者等稱呼，再也不肯從他的齒縫裏鑽出來呢。那我自然也很冷淡，祇微微地嘆了一聲！但他臨走的時候，却掉下一件東西來，羽妹！你道是甚麼？正是他寫給金芬的情書。我把書拆來一看，見函中說道：金妹！我們的事，決意要實行了。至于湘綺，我本和她沒什麼情感，這種無聊的女子，我決定和她絕

了……湘綺講到這裏，便哽咽不成聲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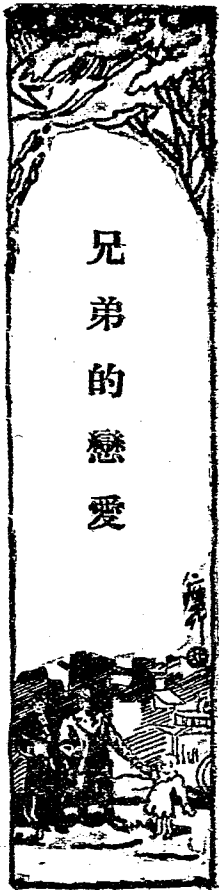
亞羽和湘綺靜默了一會，湘綺繼續說道：羽妹！你還不知道咧！原來這負心人，他竟和金芬去結婚哩！亞羽怔了一怔道：呀！他已和金芬結婚了麼？湘綺嘆道：不但結婚，他簡直已經死了咧！亞羽吃驚道：他却已死了嗎？湘綺說道：怎麼不是呢？說着，便在書篋裏面，取出一張照片來，授給亞羽道：羽妹！你瞧！這就是負心人的照片呢。亞羽接在手中，不覺呆了過去，半晌做聲不得。湘綺詫異道：怎麼樣？羽妹！你怎麼會瞧得呆了這時？亞羽很急促的說道：哦！原來就是他麼？咳！真死了的好！死得一點也不冤枉呢！你道照片上的是誰？正是亞羽和他締約的鄺子均啊！當下，亞羽對着湘綺很誠摯的說道：湘姊！你我總算都結了一場友誼的戀愛啊！

評曰：鄺子均既與亞羽締約他去，復與湘綺締婚，其所爲已無異海上之拆白矣。不期結果，則

又捨湘綺而戀金芬，且結婚焉。夫子均之戀人也，一再而三，至三而結局，于是死矣。然此種人，不死于未識亞羽之先，與未遇湘綺之時，而至與金芬締婚踐約而後死，死亦遲已！不者，亞羽湘綺，既可少一段傷心史，亦不至貽害金芬矣。但亞羽湘綺，則適成其爲友誼戀愛而已，亦云幸哉！故曰：友誼的戀愛。

縱然不是有規則的締婚，只有戀愛，就是道德的；沒有戀愛，雖係正式締婚，是不道德的。

歐倫。凱女史。



兄弟的戀愛

徐申年和人談論時，終必提起他的哥哥來，他道：他有一個哥哥，已三年不回故鄉了，因為他在異鄉經商，一年有三萬元的進款。所以，他把三分之二寄回來給申年，別人起初很不相信他的說話，申年自己也似乎不能叫人相信，於是，他把他哥哥寄款給他的信函，拿出來給衆人瞧看：以證明他的說話，並不是虛僞捏造的。

但申年的哥哥，既有兩萬塊錢寄給他，那麼，他的生計上，一定是很寬裕的了。可是，申年的生活程度，却也很爲困苦！一年的所入，不過敷衍過去罷了。

但據申年說起來，非常的神氣，好像的確有那回事一般。因而，他每提到他的哥哥，便眉飛色舞地滔滔不絕，有時，他遇到高興的時候，還敘述他哥哥的歷史咧。

他常說他的哥哥，名叫鶴年，二十歲上，便在大學畢業。後來，受了政府的委任，到海外去考察機械，二十二歲那年，在北京航空隊裏充當機械師，後又調到河南做航空隊的隊長，又兼機械處的總工程師。這樣做了幾年，很積蓄了些資產，以是，他就漢陽，開設起機械廠來，現在，一年中可以坐收三萬兩的盈餘。

申年的哥哥鶴年，已在漢陽置了產業，又娶了妻子和小妾，現已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了。他哥哥已有歸鄉的信來知照申年，定期大約在明年的春季，到了那時，他哥哥攜同眷口，一齊回來祭祖哩。申年真高興極了，逢人便說，

到處談論，差不多似化裝演說似的。所以，他哥哥回故鄉的信息，凡認識申年的，沒一個不知道的了。然而申年是否有個哥哥，到底在漢陽地方開設機廠沒有？這是人家不會曉得底細，也不瞧見他哥哥是怎麼樣一個人？這可是一個極大的疑問啊！

一天，申年見在家中，他有幾個朋友，坐在天井裏，等着他回來。但等了一會，申年還沒有回來，却見一個蓬頭赤足的中年男人，戴着一頂破布的銅盆帽，直壓到眉心，而散亂的頭髮，兀是從帽沿裏散了出來，亂髮中露出一張瘠瘦的病容，一望而知他是個下流社會中人。然那男人，直走進來，竟往申年的房裏去了。申年的幾個朋友，一齊驚訝道：「呀！一個乞丐，到申年房中去咧！不要給他偷了東西去呢。於是，大家上前，把那瘦男人喝住，不許他進去。那男人睜着眼道：『這是我兄弟家裏，由我進出，干你們鳥事？』衆人不聽，決意和那男人爲

難，還預備去叫警察來逮捕他哩。正在這危急的時間，忽見申年匆匆地跑來，止住衆人道：莫忙莫忙！他確是我的哥哥啊！衆人聽了，恍然大悟！知道申年所謂開設機械廠而做過航空隊長的鶴年，就是這個黃瘦而骯髒的男子了。

這時，申年瞧着他的哥哥鶴年，淚汪汪的說道：哥哥！你纔回來麼？

評曰：申年之讚揚其兄，卽表示其弟兄戀愛之深切也。故其述乃兄之經過，曰大學畢業，曰航空機械師，曰航空隊長，曰漢陽機械廠主，雖皆空中樓閣，而對於其兄，實刻不能忘懷也。弟兄多相嫉妒者，獨申年弟兄，則異于流俗，此所以謂之曰：兄弟的戀愛。

朋友切切惻惻，兄弟怡怡，可謂君子矣。

孔子。



姊妹的戀愛

釋英同着兩個小妹和一個兄弟，在草地上坐着。她那個最小的妹子，嚷着要去撲蝴蝶，她的小兄弟楚材，搶着一把扇子，爭先去撲，她那第二個妹子杏英，也上前去爭撲，却被杏英撲着了。楚材見撲了個空，恨着那小妹子了，便提起手來，一掌打去，把小妹子打倒在地上，小妹子就大哭起來。釋英瞧見，忙把小妹子扶起，一面埋怨楚材道：「你也太辣手了，她雖然不好，年紀倒底比你幼小，怎好這樣的欺她呢？」楚材給他姐姐斥責了幾句，心裏十分不高興，便擻着一張小嘴，一聲不則的立在一邊。那個小妹子呢，倒被她姐姐哄得笑了。

一會兒他們，兄弟姊妹，又棄嫌修好了。杏英盤膝坐着，小妹子立在對面，楚材坐在側沿三個鬥起草來。但是小妹子的手小力微，怎樣鬥得過楚材呢？因此，她覺得自己的草不好，便硬要楚材去掉換，楚材不肯，兩下裏不免又發生衝突了。這時，虧了杏英在旁，將一弟一妹勸開了，當下，由杏英發令道：我們來體操罷！楚材笑道：好的！我們就來體操。小妹子也跳躍着，贊成杏英的主張。杏英便領了弟妹，先做了種種的姿勢，末了，她做了個指揮官，指點着弟妹們去依樣的動作。楚材却嫌小妹子走得太慢，猛的回頭過去，將小妹子的小辮一拉，小妹子立不住腳，撲的坐在地上，她兩隻小眼瞪着又要哭了。

釋英望見小妹子被楚材拉跌，忙叫道：好妹子！快起來，等我來打你，那不爭氣的哥哥。小妹子得着了這種安慰，她自然很樂意的立起身來。楚材牽着杏英說道：體操也不好，我們再玩些甚麼呢？杏英笑道：我們前天，不是瞧過戲

嗎？那麼我們來做戲。楚材忙道：很好很好！我們來做戲罷。但是，做些什麼戲呢？杏英道：我們看的戲名叫做「離婚」。啊！楚材道：那末我們就做「離婚」好了。杏英說道：要做「離婚」，非四個人不行，你去叫姐姐也加入我們的劇團罷。於是，他們姊妹四人，扮起「離婚」的劇中人來。釋英做法官，杏英做代表的律師，楚材和小妹子，算是一對夫妻，釋英正中坐着，杏英立在桌旁，楚材小妹子立在下首，杏英便用律師的口吻，陳述案情道：他們倆，因意見的不合，決意提出離婚了，釋英以法官的身分，先問楚材道：你願意離婚嗎？楚材答道：是的！釋英又問小妹子道：你也願意離婚嗎？杏英代表小妹子答道：原告的要求，被告很表同意的，不過，現在被告要求原告補助贍養費三萬兩。釋英點點頭道：那末，原告同意麼？楚材微微領首。釋英便宣佈判詞道：這樣，原告償給被告贍養費三萬兩。楚材說道：謝堂上公判！杏英也代表小妹子答道：謝堂上公判！說畢退

庭，一齣「離婚」新劇，就此告終。

杏英這時牽着小妹子，在草地上玩着和舒的風吹來，益顯得她們的活潑。枝上的小鳥，也很清婉的叫着。小妹子高興極了，便提起她的小喉嚨，呀呀呀呀地唱了起來。楚材跟在後面，也和着小妹子高唱。杏英笑道：我們就來唱歌罷！楚材拍着他的肩道：好啊！我們就來唱歌。杏英便做領袖，張開嬌喉，唱着迎春歌道：「迎迎春，春風送暖笑迎人，蜂蝶紛紛，飛過粉牆呀！去採花馨……」人迎春，春也迎人……」杏英唱罷，接着楚材和小妹子，也隨着唱起來，風送着清婉的歌聲，緩緩地吹到耳邊，禪英坐在草地上，不覺微微一笑！

評曰：稱英杏英姐妹，同遊於花園，初則鬥草，繼迺體操，姐妹遊樂深情，令無姐妹者見之，豔羨不置也！旋而演劇，姊妹或扮法官律師，或扮為夫婦，實行一齣離婚，其與致淋漓極矣！結果，迺互相歌唱，融融樂樂，趣味無窮，姊妹愛戀之情，流露於楮墨之間。蓋其天真爛漫，有不可及者在也。故曰：姊妹的戀愛。

交際的戀愛



春光明媚，桃綠柳紅，一片青草地上，有幾對美麗的翠鳥，在那裏唧唧啾啾地鳴着；似乎也歡迎那可愛的春光哩！飛禽獨自一人，立在欄樹底下，看那籠裏孔雀的閃翳，她一會兒攀着鞦韆架，一搖一搖的蕩着；她正蕩得起勁，忽聽牆角外面，輕輕地有人在那裏喝着采，她舉頭一望，牆角裏立的，却是體操教員賀蘭生。飛禽忙跳下鞦韆，向他打着招呼道：賀先生！真見笑得很呢。蘭生笑答道：客氣了，你的各式體操，誰不讚美呢？說着兩人就在草地竹排椅上，扳談起來。

蘭生的體操，是很有名的，而且更喜鑽研究哲學。飛匱時時向他請益，蘭生也不鄙他的所學，極肯指教她，所以他們倆很覺得形影不離了。狄悟性也是教員的一分子，他的國學，是很有根底的。飛匱因佩服他的學問，和他也頗為親近，在飛匱的目的，祇求學問的切磋，知識的交換，一點也沒有別的作用。但蘭生和悟性，却私下在那裏競爭，已變做對手的情敵了。全校的人，却暗中瞧着他們分最後的勝負。

一天，蘭生要求她，星期日同去遊公園，飛匱因情面的關係，竟答應下來了。不料悟性却來約飛匱去看跳舞，飛匱既已允許了蘭生遊公園，自然祇有拒絕悟性的請求了。悟性見她拒却，心上很覺不高興，認為是情場上的失敗了！第二天，飛匱和悟性見面，兩人的面上，却覺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觸。然而悟性對於蘭生，也似乎不大親近了。那天蘭生得了飛匱的邀請，去赴展覽會，

臨去的時候，蘭生請悟性同去，說是應飛魚的請求。悟性見說，笑道：「你已告了成功，自然很爲快樂！我是已被你佔了優勝，只算失敗罷，還有什麼興致和你們同去呢！」蘭生聽了，忙道：「你莫亂談壞人的名譽！須知飛魚是有未婚夫的人了，還能再愛人嗎？那不是你瞎疑心嗎？」悟性祇是不信，一味的冷笑。蘭生一時也分辯不清，便也很冷淡的說道：「你管你不相信，日後見人心罷！」

可是，飛魚和蘭生發生戀愛的傳說，差不多全學校都傳遍了。飛魚的父親得知，十分憤怒的寫信來罵飛魚，說她敗壞家聲，又說：將來她的未婚夫來責難起來，試問怎麼去回答？飛魚接着這種信，真是氣得死去活來，她眼中的珠淚，不由得簌簌地吊下來了。因爲，和蘭生倆的，確是坦白無私的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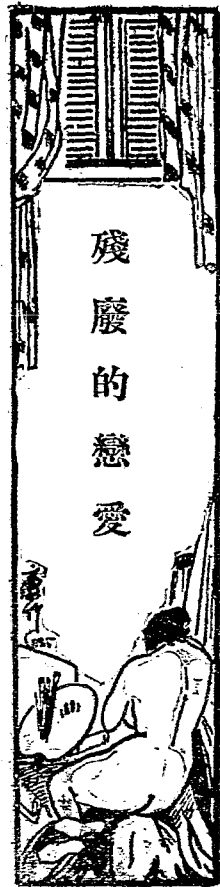
但過不多幾時，飛魚已離開那學校了。這時，蘭生對悟性說道：「你看怎樣？我和飛魚不過交際上罷咧！怎談得到戀愛呢？你可相信了嗎？」悟性此時才微

微點頭道：「誤會了，飛魚的謠言，不是我造她的嗎？咳！我可誤會了……」

評曰：今日之男女交際猶未到公開時代，蓋祇有其名而無其實者也。在目下之社會而論，一般人之目光，尙極渺小，苟有男女締交之發見者，必被指爲戀愛，若告以友誼與交際，則必弗信也。然則男女交際，其未達其時乎？飛魚與蘭生，確爲交際的戀愛，特不爲人所諒耳。故名之曰：交際的戀愛。

要和那宗教家求達到解脫，大悟徹底，天國，彌陀之淨土的心境完全一樣；如果沒有自己犧牲自己放棄之精神，時萬難得著真的自由，達到愛之三昧境。

廚川白村。



殘廢的戀愛

日光照在草地上，一陣陣地水蒸氣，從空中直騰起來，一所茅簷的小屋裏，坐着一個殘廢的男子，他穿着一件破襖，把一隻截斷的腳，擱在破竹椅上，他頭吸着手中的殘烟，一面回頭叫道：「小狗的娘，時候已不早了，我們料理出去罷！」祇聽得小屋裏面，一個女子聲應道：「知道咧！你先將那輛獨輪車整理整理啊！」殘廢男子答應着，便拿殘烟狠命的呼了幾口，火星燒到了脣邊了，才把牠丟了，一手提了那根木拐，攔着那斷腳，一蹺一蹺的走到小屋外面。他這時仰首望了望四面，走到茅棚下面，將獨輪車拉出來，停在門前，不一會，小屋

裏一個蓬頭垢面，露出一張黃瘦臉兒的婦人，兩手捺着地上，一坐一坐的挨到門前。原來她去年生了一場傷寒症，一雙腳因此脫落了，她的殘廢，比她丈夫還要不好哩。

那婦人挨到外頭，慢慢地望着獨輪車上一坐，殘廢男子就躡過來，拖起一根車上繫着的草繩，背在頸上，一蹣一蹣的望着大道上走去，他們倆一個蹣着先走，一個坐在車上，兩人就一路攀談起來。

地上這樣的潮濕，你緩緩的走路，當心滑腳呢！小狗的娘，坐在車上說着……對啊！我出來時，太緊要了一點，忘了穿草鞋哩！所以很覺難走，殘廢的男子這樣答應着。

小狗的娘又問道：我們今天到後街去罷，殘廢的男子嘆口氣說道：後街的人家，遠不及前街好，而且，後街的人家，似乎格外勢利一點哩！我們前天在

那跑過幾家，不是連走了三家都給他們叱罵的嗎？咳！不給錢也罷了，何必定要罵呢？小狗的娘聽了，也不覺嘆道：不是麼？我們要這樣的求人，也是不得已啊！他們有錢的人，那裏知道窮人的苦處呢？殘廢的男子說道：講到我們的生涯，愈弄愈難了，你看近來的窮人日多一日，富的一天少一天，差不多也都變做窮人了。

殘廢的男子說着，微微搖頭嘆了一聲，他們倆講着，一轉眼已到了市梢。于是，就一家家的，挨戶求討過去，他們倆走到一家門口，祇見裏面坐着一個中年的婦人，珠翠滿頭的，顯見得是個貴族的太太，她坐在正中，四邊坐着許的子女，正在那裏進早膳哩。小狗的娘便用一種懷苦的聲音叫道：裏面的好太太！施給一點殘廢的窮人罷！那殘廢的男子，也繼續地這樣說了一聲，那太太却瞟了他們一眼，很動氣的說道：人家正在吃東西，這種骯髒的人，快給我

走遠些！旁邊的小姐也說道：大清早來討錢，這種賊骨頭是要偷物事的，娘姨去關了門啊！一個很慈祥的老傭婦，走過來對他們說道：聽見了麼？還是到別一家去罷！殘廢的男子唉了一聲，牽着車子走開。

他們一家家的走了足十幾家，連一個小錢也不會討着，人倒早困倦了。於是，兩個殘廢夫妻，就在矮牆邊角，進他們的午膳了，他們所吃的雖是殘羹冷飯，但比珍羞美味，還要甘芳咧。何以呢？俗說：饑餓好食，人到了餓極時，糠糝也甘的了。

一對殘廢夫妻，正在大嚼，這時特來了一位拾字紙的老公公。原來那老公公是很有錢的，因沒有兒子，便設誓專拾馬路上的字紙借此修福，後來，他的老夫人果然誕子了。因此，他這個心願，就永遠實行下去。

老公公問殘廢的男子道：你們夫妻都是瘋的麼？那小狗的娘忙答道：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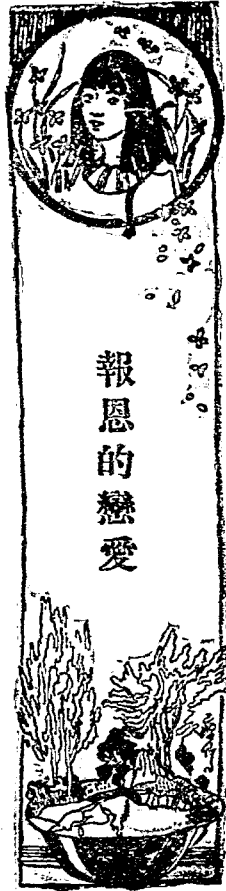
啊！老太爺！老公公嘆口氣道：這真是活地獄了。老公公說着，便摸了八角錢，給了殘廢的男子道：你拿去罷，小狗的娘趕緊謝了一聲。

這時，小狗的娘提議道：我們有了八個角子，已夠開支了，還是早點回去罷。殘廢的男子說道：對啊！人們第一貴知足，我們已有這點討着了，就知些足罷。說着，兩人依然一個坐在獨輪車上，一個牽着，一蹺一蹺的回去了。他們兩雖是殘廢，却倒是一對戀愛夫妻呢。

評曰：昔見難兄弟，古今播爲美談，而斯殘廢之夫婦，可謂之難夫婦矣。夫家不論貧富，但以安逸爲上上，世有男子進益稍遜，而夫婦輒相詬罵者，屢見不鮮焉。諺不云乎？柴米夫妻。總而言之，惟金錢作祟而已。彼不賢之婦，觀此殘廢之戀愛夫妻，能不愧絲耶？故曰：殘廢的戀愛。

求知已於朋友易；求知已於妻妾難，况處乎艱苦之中哉？

張心齋。



沿街小窗上，從燈光影裏映出一個倩影來，不一會，窗門呀的開了，裏面傳出一種帶着悲愴的聲音道：勳哥！我狠對不起你！但是，這也是境地使然啊！一個少年聲音答道：洪妹！我並不怪你，你有什麼不好過去的地方，不妨老實告訴我，我可以替你設法的，我無不盡力！洪妹！你照直說了，倒免我胸臆中的愁煩了。

但是，勳三雖這般的逼着洪芳，洪芳却始終不會說出她的所以然來。原來，洪芳和勳三的一段訂婚史，說起來倒很長哩。因勳三在讀書的時候，同洪

芬算是鄰舍，勳三放假或是星期，終到洪芬家裏來走動的，洪芬的母親，也很贊成勳三的爲人。他和洪芬的情感，漸漸入於戀愛的一途了，結果，洪芬竟允許了勳三的要求，他們倆實行訂婚。不過，洪芬還有個老鄰舍，叫做謝養吾的，也不時到洪芬家裏來，和她的母親閒談，有時，也同洪芬交語，但不曾有情感罷咧。

據洪芬的母親說：養吾的老子在日，曾做過山西的政務廳長，洪芬的父親，也在山西經商，可是在無意之中，結交了一位黨員，洪芬的父親，並不知道他是黨人，一樣和那人往來。其時的政府，捕捉黨人很嚴，那個黨員，却被人偵悉，立時捉將官裏去。偵探是吃什麼飯的？他瞧見洪芬的父親，曾和黨人往來過，乘勢來敲竹槓，需索一萬元的報酬。可憐！洪芬的父親是小本經營，一齊送給他，也不上萬金，以是觸怒了那個偵探，便弄假成真的，將洪芬的父親當同

黨捕去。

後來，那捕去的黨人，快要槍斃了，這消息傳出來，洪芬的父親有個伙計張某，狠命在外面設法。當時，知道養吾的父親，是洪芬老子的同鄉，張某就去拜求他，那養吾的父親果然念了鄉誼，把洪芬的老子設法釋放出來，洪芬的老子，終算死裏逃生了。但他除對張某，萬分感激，結做弟兄外，還十二分的感激養吾的老子。


人事變遷，光陰如駒，養吾自他老子棄養，家中連遭兩次回祿，弄得一貧如洗了，因他老子在任，本兩袖清風，所以經不起風浪，已然家徒四壁了。洪芬的老子，頓念舊恩，立時將養吾母子迎來，和自己一同居住。他臨終的時候，還囑咐洪芬的母親道：養吾是我一家的恩人！我若沒有他的老子，既不會有今日，也早就身首異處，所以我死之後，除把洪芬配給養吾，我的財產一概給他。

承受，因我原沒子息的人啊！


洪芬的母親，承她丈夫的遺囑，要把洪芬配與養吾，然在居喪之時，却不便提起。不料洪芬已私下和勳三訂約了，這因為洪芬不會知道有這件歷史的緣故。以是他們兩在未締婚之前，勳三甚至當養吾做情敵看哩，末了，洪芬的母親，將這經過，向洪芬宣布出來，洪芬聽畢，呆了半天，做聲不得。但她最後的解決，終至遵從遺命。

勳三和洪芬並坐在海濱椅上，洪芬很慚愧的說道：勳哥，我對不起你！我惟遵從母親和先父的遺命了。勳三顛着問道：你決意離去我嗎？你那未來的夫婿是誰呢？洪芬很囁囁的答道：就是那……你所疑心他的養吾啊！勳哥莫怪！因我是成了報恩的報酬品了呢。

評曰：洪芬之與勳三訂婚，固未知有此一段過去史也，故雙方戀愛熟極之際，且以養吾爲可厭焉。迨其母宣布其事，此時爲洪芬者，洵屬進退兩難矣。及其結果也，迺不得不實告勳三，俾得取消前約。蓋其于養吾，既承母之意旨，又有父之遺命，爲兒女者，自應遵從者也。故曰報恩的戀愛。



報仇的戀愛



萬頭攪動的江灣競馬場上，掌聲似爆竹般的震盪着人們的耳鼓，這個當兒，場裏面一個黃衣赤幘的少年，很得意的走出柵門來，那些歡迎他的人，兀是喝着采，而萬人的目光，都注射在少年的身上。因為，他適纔競賽竟獲着第一名的錦標啊！競馬場的柵門邊，一個美麗的少女，在那裏微笑的立着。少年走出來，便和她點首招呼道：「笑江！累你久等了啊！女郎也笑道：你也辛苦了。說着就並肩出柵外去了。」

少年叫做鄧朗西，女郎名鄭笑江，他們倆是新結合的密友。朗西養着一

匹良馬，純毛修尾，的確是匹良駒，因萬國賽馬會，今天比賽良馬，朗西便將自己的良駒也來加入競爭，被他奪得最優的特獎，但馬場裏有個畜馬主丁象新，也和芙江認識。他們締交的時候，朗西還不曾認得芙江哩。原來象新，本是個著名的統袴家，裏實產雖很豐富，芙江却很瞧不起他，不過一時未便和他決裂罷了。現在既有了朗西，芙江就實行和象新絕交，象新因恨芙江的無情，便轉恨到朗西身上來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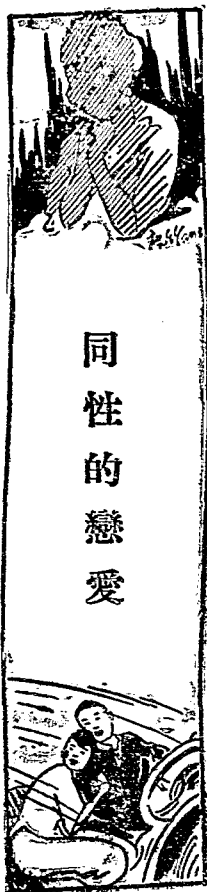
朗西和芙江訂婚的第五天，朗西就被人在半途上暗算，腿上着了一槍，幸還不至於喪命。但朗西的母親，說朗西在外，從來沒有同人鬥勁過，現被人家暗算，一定是關於情敵無疑，那麼，自然是芙江害他的了。因此，朗西的母親，口口聲聲怨着芙江。而且，她去探朗西的槍傷，竟被朗西的母親，從醫院中把她驅逐出來。

芙江受了這個恥辱，也無顏再來瞧朗西了。一天，朗西新創初愈，在湖邊閒步，却見芙江同象新，很親密地在那裏情話。朗西這一氣，幾乎昏倒在地，他自己想想不曾待差了芙江，或者是老母得罪了她，但也應該告訴我呢。這種無情的女子，不如趁早和她絕了的好，於是朗西便和芙江絕交了。後來，象新竟和芙江要結婚了，到了那天，象新飭人來請朗西觀禮，因他們原是朋友啊，但在象新的用意，他邀朗西，一半是嘲笑他，一半是表示他情場鏖戰的成功！朗西要待不去，似乎器量太狹小了，所以他就應召而往，到了那裏，果然見車水馬龍，好不熱鬧哩。

證婚人，介紹人，都到齊了，觀禮的來賓，也分兩邊站立着：鼓樂鳴起來，新郎新娘快要行禮了，祇見那位新娘鄭芙江，忽的跳上演說台，向大眾高聲說道：列位！我在行禮之前，有一樁奇事要報告一下：因為，丁象新並不是我的愛

者，且他的爲人很兇，惡當初我的愛者，被他使人用槍打傷，弄得我們兩下絕交，現在兇手已被我偵得，就是李阿大，說着：用手指着來賓中的一人，當下，衆人把阿大扭住，芙江又說道：主使的是丁象新，我已獲着憑證，是他自己承認的親筆信函，但是要求衆親友的公判，芙江說罷，台下掌聲如雷，不亞那天朗西奪獲錦標的時候。在這個當兒，台下一個少年，直跳到台上，抱住芙江的粉頸，顫着聲音呼道：吾的愛者！虧你替吾報仇，怎樣的報答你啊？說畢，輕輕吻了她一下，衆人的眼光，一齊移上瞧那少年時，正是朗西呢。

評曰：朗西象新，本朋友也。然因芙江之故，迺萌殺機，是皆情之害也！然芙江受辱于鄧母，竟憤然而去，人謂芙江必與朗西絕矣。不料芙江且已與仇敵續舊情焉。讀者至斯，必覺芙江無情太甚，安知芙江事仇，所以偵仇之秘密也。不者，奚能復仇哉？故名之曰：報仇的戀愛。



同性的戀愛

驚濤駭浪，不時向船的四面直撲上來，坐在船上的旅客，多半蜷伏着叫頭昏，有的還在那裏不住的嘔吐哩。子美雖老於行旅，但獨自一人坐在艙裏，也覺十分氣悶，所以他慢慢地走上艙面來，吸那海中的新鮮空氣，他正走過二層艙時，却見一個很美麗的少年，伏在艙欄上嘔吐，他這時果在受難的境地，而不失他那種嫵媚可愛的姿態，子美驟見了他，覺得如觸着什麼感電似的，怔了一怔。但子美並不認識那少年，他覺得很是憐恤他罷了，這是什麼緣故啊？

不一會，子美匆匆走到自己的房艙裏，去取了一瓶精神粉來，用開水叫那少年服下。哦！果然靈驗！少年的嘔吐，已然停止了。那時，少年自然很感激子美！他們便漸漸地攀談起來了。少年陳姓，名允東，是陝西人，他這次到滬上來，是赴影片公司的招請，前去攷試的。但像他這樣一副容貌身材，和他的學問，還有不取的麼？可是，那影片公司，原是著名滑頭開的，他們的招請演員，目的是在女主角啊。其二將招來的男演員，托名是練習，把來拍成片子，賣給人家，弄着幾千銀子，便私下逃之夭夭了。等到一調查他們的內容，原是空手打空拳，一切的用品雜物，都是賒欠來的啊。祇苦了一班演員，可憐！千里前來應考，備了川資，犧牲精神，到了結果，不但弄不着一文，反要受那滑頭公司的累哩。

那陳允東是個未經世故的青年，他這次應攷到海上，幾乎身敗名裂，現在，他要待回鄉去，却典質了衣服當做川費。你們想，允東的痛苦，也可想而知。

了。然而那開滑頭影片公司的人，不是很可殺嗎！恐怕上海一方，這種人怕多着呢。

子美自和允東在輪船上相逢後，他們同鄉的關係益覺親密了。子美在上海地方，本立着一個商號，以是他將允東安放在那個商號裏，這樣一天天的過下去，子美非常的寵用允東，把一店中的權衡，一併授給了他了。但他們倆除營業上接洽外，簡直連形影也不離一步，而且，凡是允東所要求的，子美無不恭敬從命，他們號裏的伙計，都不知道他的隱秘，惟喚他們做同性夫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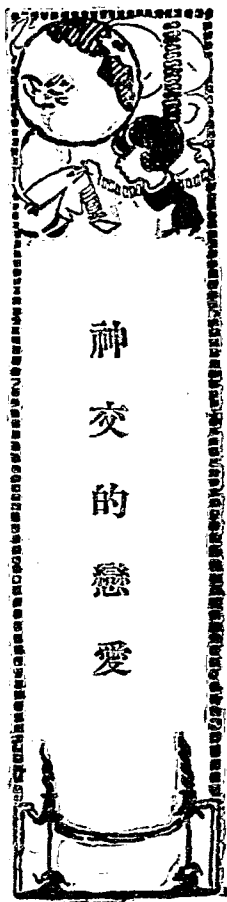
子美本是陝西的富翁，他家裏大小妻妾，正不下七八人哩，單就他上海講起來，也養着兩個小老婆呢。但自結識允東之後，竟不回陝西去了，而于上海的小妻，也不放在心上咧。結果，還將上海的兩個愛妾，立時將她們出嫁，子美這種舉動，不是出人意表嗎？他陝西的大婦，也和他來鬧過幾次，說他娶妾

是應該的，但不能永遠不回家去啊。後來，聽得子美，有個同性的愛友在那裏，他的妻子幾乎同子美拚命。但他們雖這樣的鬧着，子美和允東究竟有什麼關係在裏面，我們可不明白啊？

評曰：子美自輪中逢允東，一見輒覺其可愛，此豈所謂前緣耶？世有傳同性戀愛者，吾固不信也。然攷諸古籍，則斷福分桃，豈妄言哉？蓋亦別有所嗜耶？試觀子美，一遇允東，並妻妾而棄如敝屣焉，則同性之愛，洵有過于異性者乎？故曰：同性的戀愛。

二女共處，以同性相戀而發生色情，是謂罪惡
之色情；二男共處，以同性相愛而發生色情，
是謂變態之色情。

青年箴言。



神交的戀愛

著名的文學家呂浩然先生，他的國學的根底，全中國可算得數一數二的了。他尤喜歡把他的著作，披露到報上去，因此一般醉心國學的女子，無不同聲讚美，所謂愛屋及鳥，她們以愛呂先生的文學，兼愛呂先生的人了。

一天，有個不署名的女子，投函給呂先生，她的書中，無非說些仰慕的話，可是末了幾句道：呂先生呀！我很佩服你的文學，並愛你的爲人，不知道你肯允許我做個密友麼？呂先生讀罷，也沒有甚麼希罕，因他自文學著名之後，這種信件天天有得接着的呢。但是，過了幾天，那無名女士又寫信來道：呂先生！

我仰慕你的文學，想一見你的丰采，却和大旱望雲霓似的，終想不到呢！呂先生！你能寄一張玉照給我嗎？呂浩然雖接着這第二封信，却依然不去理她。原來，比這無名女士更懇切的信，正多着咧。

無名女士的第三封書又來了，裏面說道：呂先生！我兩次給信你，你竟一言也不答，你何以如此忍心呢？呂先生！你見死不救麼？你若再不給回音，我不把我想死，我也要自殺的了。呂浩然讀畢，不覺詫異道：她于我有甚關係，却這般的來纏繞我，而且，她要自殺了，這不是太無聊嗎？于是，他就有心無心的隨便寫了一封回信。但自回書去後，那無名女士的情書，已同雪片般來了。她的信中，竟稱浩然做第一愛者了。

她的情書，越來越多了，她所說的，都是些懇摯的情話，還口口聲聲，要浩然的像片。浩然被她這樣的一纏，倒有些心熱起來，以是，便把自己最近的小

照寄去隔不幾天，回書來了，她函中說：自接到相片，得見愛人的玉容，使我心
上大慰！現在，除了日間，把玉照供奉外，晚上還抱着同臥呢。

浩然和無名女士的情書，可算是往還不絕了。但以浩然的意思，謂祇空
相通信，似乎沒甚意思，如大家真心相愛，非見面晤談不可。他這書去後，無名
女士也寫信來，她對於見面晤談一節，也極其贊成，她說：要增進我們的戀愛
和實行，確非面談不能解決。當下，無名女士約期，叫浩然于來日的下午，在秘
密場所晤敘。浩然接到了信，真是喜不自勝，他便連夜買起衣帽，準備和她去
相見，到了次日，浩然薰香沐浴了，打扮得十分漂亮，一看鐘點到了忙忙地出
門上車，飛一般的到秘密場所去候着：

浩然到了那裏，祇不見她的蹤迹，因為她認得浩然，浩然却不會認識她，
于是，深悔自己孟浪，不會索得她的照片。又等了好一會，仍不見她的影蹤，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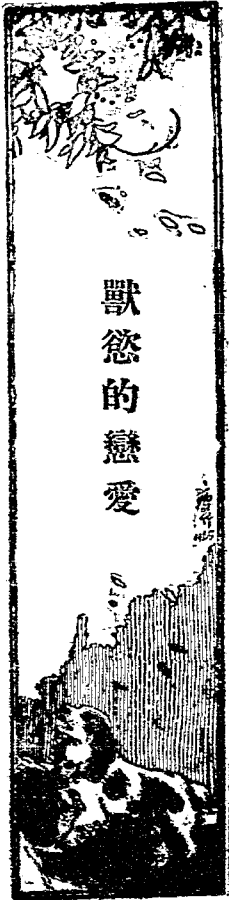
然心下疑惑道：莫非她失我的約嗎？但日期又是她擇定的，或者她臨時出了什麼岔兒了麼？浩然胡想了半天，看看日色西沉，明月東升，來來往往的，都是綠衣紅男，不知誰是她呢？時候已將午夜了，她仍然消息沉沉，浩然真有些不耐煩了，立起身來匆匆地回家，他回到家裏，心上老大的不高興，自念也老于情場，今日却被人戲弄，不是三十老娘，倒纏嬰兒了嗎？

浩然越想越氣，到了明天，便一早起來，正要寫信去責備她，祇見綠衣人已遞上一封信來，正是無名女士寫給他的啊。浩然不知她弄什麼玄虛，所以一接到信，要緊把來拆開，却見信上說道：呂先生！我的愛者，昨天約晤，我不會前來，抱歉之至！但這也並不是我失約，其中却有緣故，當時我不是沒有到，我的確如約來的，而且，我在你的面前，也走過六七次，不過你不會認識我就是了。後來，我見你焦急的狀態，很使我的心上不安，我幾次要想上來和你晤

談，但終覺羞人答答的退了下來，結果，我終沒有這一股勇氣，同你來相見。然
 你直等到晚，我也始終坐在那裏，我們倆祇隔一個座呢！你不認識我，惟覺寂
 寞而已！我認識你的，却教愛人當前，而不敢勇往直前的和你晤談，我的心上
 比你還難受十倍哩！愛者！我的確沒這勇氣，我自己很慚愧！我們倆怕永遠不
 會相見的了。你想見了面，還給錯過機會，將來的晤面，不是遙遙無期嗎？那麼，
 我們倆締交，算是楮墨往還，永久結一個神交罷！

浩然讀了她的信，才恍然大悟，原來她怕羞不敢上前和我晤談，怪不得
 我久待不至呢。但怕羞是生疎的緣故，以後漸漸接近相熟了，自然有相見的
 一天。不過，現在祇好暫訂神交，再圖機會罷。

評曰：浩然以文學著名，愛之者情書如過江之鯽，彼以司空見慣，置之弗理焉。而獨于無名女
 士，迥忽為所動，竟至訂期相晤，孰知此情人者，祇可見之於楮墨，而不能相期于覲面者也。致如約
 以往，屏息而待久之久之，玉人竟杳，吾知浩然此時之情，真有不堪形容者矣。雖然，人世若夢，終不
 得親神交何傷？則此種戀愛，反高人一等焉。夫何世多肉慾而鮮神交乎？可慨也！故曰神交的戀愛。



獸慾的戀愛

舞臺上的鑼鼓聲停止了，那悠揚的絲竹，呀呀吹彈起來。這時，珠簾一捲，一個嬌嬌婷婷的女伶，走着快步直奔出來，她左手托着一球白紙，右手拈着白綾，一扭一捏地唱着：台下的看客，不約而同的喝了個全堂采！那女伶得着這樣一個捧場，便微笑朝台下膘了一眼，因她正演的小上坟呢。

常書卷是著名的色鬼，他高據在包廂裏，一見女伶大黃珠出台，便狠命地替她喊好！到了後來，差不多都是他的采聲了。凡是大黃珠的一動手，一抬足，一掣，一笑，無不極力地叫好，所以大黃珠在台上，却漸漸注意到常書卷了。

他們一在臺上做，一在臺下叫，書卷叫一聲，大黃珠便對他一笑。這時的書卷，真是越叫越有興，一劇未定，他喉已叫乾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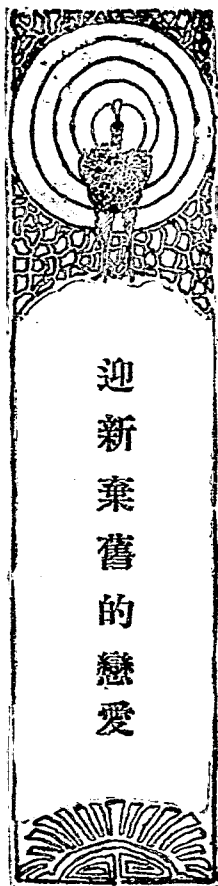
但大黃珠的做戲，本來沒甚骨子，她全仗一副淫賤的劣相，去迎合一般下流社會。而且，她除現色相外，不惜以肉身布施，去操那神女生涯，那些色鬼，却無不以一親芳澤爲榮。常書卷也是餓鬼道中的惡魔！以是他天天來給大黃珠捧場，冀美人的垂青，咳！可恥極了。

書卷照這一樣胡鬧，足有一個星期，大黃珠已經知道他的了。一天，大黃珠卸妝下來，便姍姍的走到包廂裏，向着書卷點頭微笑。書卷忙讓她坐了一面香烟哩，茶哩，水果哩，和自己娘般孝順她。恐怕似書卷這種人，上海何祇千萬，可是他們對於父母，倒未必有如此的恭敬呢。

大黃珠坐在書卷的旁邊，二人就攀談起來，大黃珠自述：幼年便沒了父

母，是她嬌母養大的。她嬌母的娘家，是吃唱戲飯的，因而把大黃珠送去學了旦角。現今她嬌母死了，她對於一切的事，都是自由做主的了。書卷在這個當兒，也就空口說大話，什麼護軍使是他母舅，警廳長是他的表叔，父親是現任督軍，自己却做着縣知事，這種沒根據的吹牛，祇管憑空捏造就是了。大黃珠聽了果然十分仰慕！三句一講，已要嫁給書卷了。似這般的婚姻自由，和戀愛的速度，就電路上講來，至少也在三千匹馬力以上呢。當下，他們倆評評戲劇，談談笑話，不一會，戲場散了，大黃珠便邀書卷到她家裏去，於是，他們唧唧噥噥地回去，實行他們的獸慾去了。

評曰：道德日墮，則人愈無恥，一般無識女伶，演劇而兼賣淫者，更爲無恥之尤！不可不禁也。夫戲劇有移風易俗之能力，而今迺令淫伶充其事，非勸導人心，直誘人入陷阱耳！海上爲萬惡淵藪，無恥男女，尤見不一見，此等獸慾之輩，安得千萬利劍而一鏟除之乎？如常書卷與黃大珠者，直名之爲獸慾而無愧，故曰：獸慾的戀愛。



迎新棄舊的戀愛

寒風飄飄，吹着街上的電燈一明一滅似的，似乎她將報告一件慘事給街上的居民。牠這種舉動，好像是已給人們一個暗示，說這條街上，不多時要出變故了。牠既盡牠的職責，以便人們，好預先去准備了。

這條街的第三號的樓上，有一對青年男女在那裏辯論：男的首先問道：王黎天是幾時來的？你怎樣認識他的？女子答道：黎天是你介紹給我的，還要問我嗎？男的厲聲說道：紹介是我紹介了，我不叫你和他這樣啊！女的急急問道：我和他怎樣？你口裏須放清爽一點哩！男的似很憤怒的說道：你還要假惺

惺咧？可是，我已得着憑據咧！女的也很倔強的說道：你憑據在那裏呀？這時，聽得男的向案上一拍道：你瞧！那可沒得賴了罷！女的一聲不則，大約在那裏驗視憑證了，所以不曾答覆他。

這樣的寂靜了一分鐘，女的便開口道：信是我寫的，現在男女交際是不時有的事，通信又有何妨呢？況且這信的裏面，多是很冠冕的說話，你怎麼強把他當做情書呢？男的大聲道：你第二封信上算他做心上人的，這又是什麼話呢？還不算情書是甚麼？說到這裏，女的不做聲了。

又過了一會，男的絮絮責備着她，女的便恨恨的道：婚姻自由，父母也不能干涉，你却阻當我不許愛姓王的嗎？男的大怒道：你要愛黎天，本不關我的事，但你起初何必允許我的要求呢？女的冷笑道：誰允許你的？有甚憑證麼？於是，兩人的言語，一句緊一句的，漸漸衝突起來了。接着聽得槍聲砰的一响，繼

續又是一响，便寂然了。但街上的警察，聽得槍聲從三號中發出，就破門而入，待跑到樓上，不覺怪叫起來，原來一對青年男女，臥在血泊中哩。

後來，有人曉得這男女的歷史，說男的叫馬亞孫，女的名韓筱秋，他們倆本在一個學堂裏讀書，而且是同鄉，因此漸漸發生戀愛了。今年的假期中，校裏新聘一位文學教員王黎天，那黎天的文才好，人品又漂亮，筱秋不知不覺的愛上那王黎天了。可是，恰被馬亞孫知道，便約筱秋到他寓中，大大的責備了她一番。不料筱秋不服，亞孫就一槍將她打死，並說道：誰叫你棄舊迎新的？但亞孫打死筱秋後，他曉得這事不了，結果，他也自殺了。

評曰：筱秋既愛亞孫，自當有情人成眷屬矣，奈何復愛黎天乎？若云黎天才貌雙絕，因而舍亞孫而愛之，則屈在筱秋耳。要知天下既多美女，美男亦正復不少，苟于他日，再遇男子而又勝黎天者，豈復舍黎天而嫁之乎？就斯而論，情已不專，情不專一，則何以別於水性楊花之伎女哉！然則筱秋棄舊而憐新，死也宜矣。故曰：迎新棄舊的戀愛。



怨女的戀愛



燕雲見她的姐姐，已有婚期了，她們姐妹倆，每天一同到學校裏去的，燕雲尋思道：姐姐不過大我一歲，今年已十六了，怎麼就要去嫁人呢？我若是到了她的年紀，怕不也和她一樣嗎？咳！真是可恥極了。因為女子的適人，最是可羞哩。

那天，鵬雲同她妹子燕雲，方走進校門，那些同校的姊妹，都一齊上前來打趣道：鵬雲姐姐呀！聽說你已嫁如意郎了，怪不得你的面頰上，添了一層光彩呢。不過，你到了那時，一杯喜酒是要請我們的。鵬雲紅了臉道：你們聽誰的

鬼謠言，造謠要爛脫舌頭的，衆人一齊拍手笑道：那可不是我們造謠，是你的親妹子告訴我們的呀；鵲雲聽罷，便恨恨的瞪了燕雲一眼，到了旁晚，姐妹回家的時候，鵲雲備責她妹子燕雲道：我和你枉爲親姐妹，却去饒舌，叫衆人把我嘲笑！你如再是這樣，我要告訴母親了。說得燕雲一聲不發的，兩隻眼珠之中，那熱淚已在一旁等候着，差不多快要掉下來了。

鵲雲出閣的第二天，便偕她的新婿夫婿，前來謁見岳氏。燕雲在後堂偷看着，不住的點頭道：一個女子，同了一不相識的男子，到處磕頭跪拜，那就叫嫁人麼？你看我姐姐不是這樣的嗎？然而，我也須有這一天，那如何使得呢？那麼，我就永遠的十五歲，不要長大上去罷。她姐姐在堂前祭祖哩，拜天地哩，她祇躲在後面，不住地好笑！但一想到自己，又不免害怕起來。

燕雲也十六歲了，她所最害怕而和她姐姐一樣的日子，竟然到了。她屈

指一算，連今天還有三天咧。她想着日期將近，真有點又喜又怕，正在這個當兒，忽見她的舅母，急急地跑來，說道：「僵了！僵了！說着臉上很是難看。」燕雲因舅母是她的冰人，便很慚愧的迴避了。但她又不忍不聽，所以在對窗遠遠地望着，却瞧見她舅母，指手劃腳的告訴着，她的母親時時繃着眉頭，一會兒，又深深的長嘆了一聲，舅母來做甚麼的？原來報告燕雲的未婚夫，已于昨夜急病死了，燕雲一聽這個音息，如對頭一桶冷水，把她淋得噤口說不出來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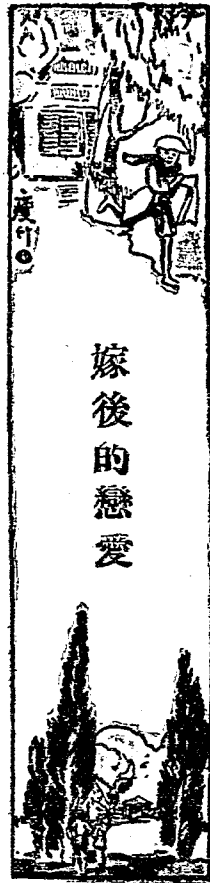
燕雲第二次訂婚了，她的吉期，即刻又在目前，她又驚又怕而又喜懼的念頭，又不住地在她的腦筋中轉着了。但離婚期不遠時，忽然奉直開起仗來，翼雲的未婚夫婿，全家遷移逃難去了。可是從此一去竟杳然沒有音耗。燕雲已二十五歲了，還不會出嫁呢。究竟不曉得她未婚夫，在亂軍裏失散呢？還不知他們已另娶了？這倒是個疑問。因此燕雲很怨自己命薄，深悔當初笑她的

姐姐出嫁現在，自己要想達到她姐姐那樣目的，怕很不容易呢？

評曰：燕雲在天真爛漫時，笑其姊出嫁爲可恥。孰知及于自己，反不如其姊矣。足證我笑人，人即笑我，此言不虛也。昔咏新嫁娘詩云：登輿嚶嚶泣，珠淚濕紅衫。明朝一點硃唇破，叫你歸也不肯歸……斯詩可爲燕雲咏焉。蓋其晒人之態，而已欲嫁時，不可得矣。然則甯不怨哉？故曰：怨女的戀愛。

「愛」之力，是常求美，求善，希望達到絕對無限的世界，享受至高至上之靈的生活，人所以戀愛的緣故，也就是這樣的目的。

柏拉圖。



嫁後的戀愛

斜陽照在草地上，現出淡黃的顏色來，那歸巢的孤雁，却不住地悲鳴着，她們好像曉得人事似的，都在那裏替翊臣悲嘆！這時，翊臣很悽慘的問道：蓉妹！你已有了婚期了麼？不過……但是，我很希望你善事夫壻罷！似我這種沒福的窮漢，那裏有這運氣呢？蓉妹！我真羨慕你呢！你們不久就要團圓了，不知我這窮漢，到幾時才得有此一日？咳！見境傷情，蓉妹！我怕要瘋了罷！蓉卿也顫着聲音答道：翊臣哥！你莫誤會了！那是身不由我主，祇辜負你一片痴情了。但我們今生不能結爲夫婦，也當在來世重圓的。翊臣哥啊！你我別的不用講

了，兩下裏心照就是哪！翊臣嘆道：想不到我林翊臣一片的痴心，却偏偏會給我情場失敗，老天呀！何苦這樣慘酷的待遇我呢？罷了罷了！我們倆，得圖來生的相見罷。

翊臣一頭說着，他那慘白而無血色的臉皮，立時呈出抑鬱而悲哀的顏色來。而蓉卿給他一說，不免也垂下幾點傷心淚來，因安慰他道：翊臣哥呀！你這次的打擊，原是我父母的專制，算不得失敗啊！倘我以後能夠脫身，決意要和你重圖會面的，我總時放在心上，不是口言心非的啊！翊臣哥！我的心已屬你的了，將來，對方無論待我怎樣的好，我祇有你沒有別人的了。

落葉的秋樹，被風吹動，發出蕭蕭瑟瑟的聲音來，翊臣沉吟了一會，又不覺慨然說道：蓉妹！你這種話，也無非寬慰我而已！就算我這遭的境遇，並不是情場失敗，但人生易老韶華去，像這般的打擊，請問能有幾次可以達到呢？且

你從此一去，叫做侯門似海，蕭郎陌路，那裏還有相見的一天呢？唉！思前想後，怎不叫我肝腸斷裂啊！說着，那翊臣的聲音有些啞咧。

日色漸漸的下沉，暮雲四起，過了一刻，一輪皓魄升了起來。但翊臣是傷心極了，見了這光明的月色，轉覺增添愁煩。因對蓉卿說道：蓉妹！你看今天的明月，比較我們月下聯吟時的月色怎樣？我終覺得光明中含着悽慘呢！蓉卿也哽咽着說道：花常好，月常圓，我們人却要別離了。咳！世界何故要有人類？爲甚要分男女？既有男女，爲何要有別離之苦呢？說罷！相對着黯然！

綠衣人授一封信給翊臣，他接信拆開瞧了一遍，自言自語道：她不是嫁了嗎？她現在要回來了。但是，她真能出來嗎？她不是約着我嗎？說罷！把信望懷裏一塞，匆匆地望公園中去了。這天的明月之下，翊臣和蓉卿又談起情話來了。

嫁後的戀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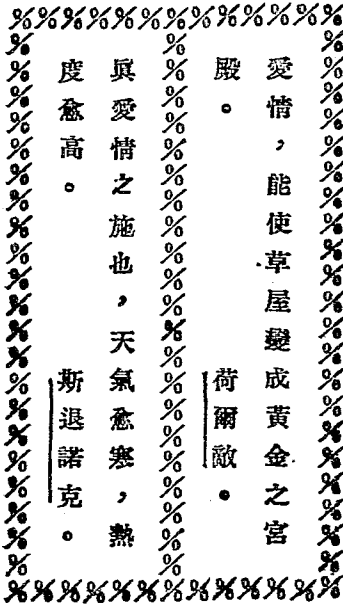
評曰：悲莫悲如生別離！此古語也。翊臣之戀人蓉卿，因父母之壓迫而適他人，則其戀戀相別之情，安得不慘痛乎？蓋翊臣明知蓉卿之嫁，出于不得已，然終不之怪，豈有不疑其嫁後變心者乎？有斯一層，則爲翊臣者，自更覺傷心人別有所苦耳！願其嫁後相敬，其情不減，故曰：嫁後的戀愛。

愛情，能使草屋變成黃金之宮

殿。荷爾敵。

眞愛情之施也，天氣愈寒，熱

度愈高。斯退諾克。





武人的戀愛



一片十里多路的操場，場上站立着三千健兒，衣服整齊，槍械鋒利，真是雄赳赳氣昂昂，一個個在那裏耀武揚威！大有弓上弦，刀出鞘的氣概！一霎時，角聲嗚嗚，三千健兒，齊齊舉槍致敬！這時，是王師長親來閱操哩。但見他戎裝佩刀，騎着一匹駿馬，率領着十幾個護兵，飛一般的從軍隊當中，直掃過去。那揮刀指使的團長，營長，連長，排長等，一聲吆喝，軍隊立時變了一條長衛似的，讓王師長的幾騎馬過去。其時軍容之盛，王師長也不由得暗自喝了一聲采！但是嚴肅的軍隊裏，有一小隊的兵士，脚步略有參差，王師長立時叫那隊長

過來，高聲叱道：「今天是大閱之期，你還這般軍容不整，你平日的訓練無方，可想而知。那隊長嚇得戰兢兢的，不敢做聲。」

王師長又喝道：「國家養兵，原是衛民禦侮，以你這般惰卒，要來甚麼用呢？你怠慢從事，本應軍法施行，姑念不無微功，速打四十軍棍，斥職候差，將來以功折罪。」王師長說罷，即有軍士過來，把那隊長按倒，責了四十軍棍，祇打得鮮血四濺，一軍皆戰慄不已，那隊長兀是跪着謝呢。

大閱已過了，一般下級軍官，似釋了重負似的，還連連揮着額汗哩，威風凜凜的王師長，策馬回到私邸來咧。他走進大門，見包車夫阿二，正拉着三姨太太出來，王師長問道：「你又到甚麼地方去呀？」三姨太太噴道：「你管我到何處去哩！難道不許我去嗎？」王師長忙笑道：「不敢不敢！你莫動氣！我不過問一聲就是了，說罷，把帽子向額上一推，將頭頸縮了縮，躡手躡腳的走進去了。」

王師長正待上樓，祇見傭婦張媽，高聲說道：慢着！五姨太太吩咐，現方在會客，叫你慢一點上去。王師長會意，便退下來等着。過了一會，見樓梯响了一陣，一個小白臉兒的男子，昂然直走出去，看見王師長，理也不理呢。王師長這才立起身來，走到樓上，笑問五姨太太道：你的表兄又來做甚？五姨太太忽的把臉一沉，睡了。王師長一口道：你管他來哩去哩。我前天不是同你說起，叫你派一點差使給他，直到如今，還不會有咧！你想叫我怎樣回覆他呢？虧你做了個堂堂的師長，連一個裙帶親都沒安插處，還不羞死麼？說着，便去抓王師長的臉皮，王師長低聲陪笑道：你且不要性急，等我另替他找一個好的位子罷！五姨太太把桌子一拍，怒道：你今天也找，明天也找，一味的敷衍啦！我現限你三天，三天之內，不給他個職使司時……哼哼！從此休到我這裏來。王師長一頭揮汗，一面作揖道：是了！遵命就是了！說時吐了吐舌頭道：好利害啊！

武人的戀愛

三七八

評曰：昔有大將，衝鋒陷陣，勇不可當，而一入內室，則勇氣全消矣。所謂：出則金剛怒目，及一聞獅吼之聲，則立時戰慄作菩薩之低眉焉。軍令不逮閻令，觀夫王師長而益信。蓋其統率健兒，何等威嚴！一見寵姬，迺馴如鷹犬，彼武夫懼內，何其甚乎？斯可稱之謂：武人的戀愛。

黃金的戰車，百萬的大軍，如今片影不存，成了一個廢墟；但是男女兩性之戀愛，是不變的永遠性，恆久性，雖經千百年，也不能消滅的。幾世紀間之紛亂，那勝利，光榮，黃金，都已歸於無有，只有戀愛之神是在上的。

柏朗甯戀歌。



獨身主義的戀愛

雲裳啊！你我的遇合本來奇怪呀！以千餘里的距離，能會在一塊兒同處了幾年，我不能不感謝這撮合的神！當你遭了母喪，就被你姨母接來了。因為，你姨母沒有子女，你父親又娶了繼母，所以你方能長久的住在你姨母家。那時，你纔十二歲，你瘦黃的臉，整日裏蹙着雙眉，你是已經曉得喪母的痛苦了！自從你來了之後，你姨母愛我的心，已被你奪了去。但論起親疏來，你是他嫡親的甥兒，我不過是常常叫他一聲乾娘的假乾兒子，自然他愛你要比我厚了。自從你來以後，我常常和你親密，受了你的慰藉不少！我覺得你愛我比你

愛你姨母還要親切。唉，雲裳我到現在還很感激你呀！

你來了沒多時，就對我說：你曾在家塾裏讀過兩年書，現在還想找個讀書的地方，繼續讀書。我代你請我哥哥，和我校的校長說了，允許你入學，你還要求要和我同班。但我已經三年級了，你對於那算術，圖畫，唱歌等，都很不差，你真聰明呀！你本來有天然的一副歌喉，只要把譜兒讀熟了，你的唱歌誰也比不上你了！你的字本來寫得好，對於圖畫，只要多練習，自然還會好的。就是那稍覺繁雜的算術，只要我演一兩個例題，其餘你也都可完全明瞭。記得那年學期考試，算術你還比我多五分，大概是你的字膽得比我好的原故吧！

我的性情本來很急躁，受了同學的欺侮，總要拚命去奮鬥，有時還要罵幾句呢。可是罵輸了人家，總是伏在教室裏哭一場，你常常勸我，不要和他們一起遊戲。現在，我們是天天到一起了，拍毬的時候，只有我們兩人，其餘誰也

不肯加入了。但是，誰沒有愛你的天性？誰能見美不愛呢？同學之中，愛你的也不少，因為不得你的愛，就轉而變爲嫉妬了。有一次，我倆坐在操場上談心的時候，他們忽然很無禮的喊着道：他們是夫妻呀！我們不要去親他們！我起初聽了，並不覺得可怪，也不曾有反抗的表示，可是你的臉早已紅了，很和氣的面孔，漸漸板起來咧。我這纔覺得他們的話，是排斥我們啊！那時，我當然要去和他們爭執，你主張去報告先生，我因爲平時最討厭的是報告，所以我在操行考查簿上，感情的一格內總是填的濃字，以我從來不曾替同學報告過呀！最後你和我生了氣，我才依了你去報告，他們每人扣了幾分，你纔歡喜的。

在陽歷的九月的那一天，我還記得，是你的生日，前一天你姨母對我說：明日是雲裳的生日，你既和他要好，也應該伴他玩一天，點綴點綴。我聽了真是非常的歡喜！便飛也似的跑回去告訴了我母親，我母親也很贊成，還買了

一件衣料送你哩。你那日換了一身的新衣服，你是多般的美麗呀！你滿月一般的臉兒，豐腴的蘋果似的雙頰，黑漆的頭髮，黑墨似的光瑩，和珠子一般流動的小眼睛，紅潤的脣，微笑和講話時露出整齊而光亮的牙齒，伸出一對春筍尖一般的玉手，多麼可愛！我真是莫明其妙的愛你！我注意看了你好久的時候，若不是你被我看紅了臉，跑來打我一下，我的眼睛恐怕是永遠不願意離開你的身子呢！唉！雲裳你的姨母，和我的母親，不都是我們的愛星嗎？他們却早不在世間了，你和我大約再也沒有見面的機會了呀！我要哭了！我真要哭了！我能忍得住不哭嗎？

我們在國民校畢業以後，我進了高等，你僅上了一年的補習科，因為，男女同校的風氣，還沒有開，我們鎮上又沒有一個單獨的女子高等，所以不能和你同學。但是我每天晚上自修的時候，總是和你一起我在高等小學所學

的東西，你沒有一件不會間接從我學了去，你又件件都能理會得，有的地方你還比我強哩。

我已和雲裳分別了，當我距離動身的日期，只有三天了，我的衣服行李，已經在一星期前由她收拾好了，一件件整整齊齊的放在箱裏，一點不亂的，她是如何的細心呀！假使她不會經受過教育，那些書籍，她怎能幫我收拾完了，還能一樣的整齊的放在箱裏嗎？那不要說省了我的麻煩，簡直要自己去動手了。我這個小書箱裏，大概十年前的老古董都在裏面，我也記不得是幾時整理過的，我想趁着今天的高興，要細細的檢查一番，因為裏面實在沒有空間，可以位置我必須帶出的書籍。唉！我是多般的懶呀！假使沒有她相幫，我那裏來這工夫呢？

我已經澈底翻出來，預備淘汰去那些沒用的老古董，裏面不過是些摺

壞卷角的書，團成團兒的信稿，沒了蓋子的小墨盒，用壞了的鋼筆頭，和幾本殘缺不全的字典。不過，那個皮紙糊的書夾裏說不定可是有一兩件有用的罷？但也是五年前的舊物了。我本來不要去翻他，因為我父親從前寄給我的家信，大概全夾在裏面，我許久沒有看見我父的遺墨了，我充滿了熱望，想掀開書夾，就可以看見我父的手澤了，第一次和我眼簾接觸的東西，就是使我注意！再沒有心思到第二件東西上去了，他原來是幾年來，慰我徬徨而寂寞無聊的相片！

我那年回來，和你第一次相見，你還是靜默無言的站着，你不覺得寂寞嗎？你後面磊落的山石子，可以做保障你的屏風，你的桂弱的身體，因為扶着杏樹，也許怕被風吹倒吧！你手裏拿的花枝，恐怕已失他的香氣，假使你曉得我們有這樣長久不能見面的別離，你一定不會有這樣一副和氣的笑容了。

雲裳！我們不是已經別離了六年嗎？在這六年中，我是如何的無聊呀！我現在見了默默無言而含笑的六年前的你，我許久沒有波浪的腦筋，今天又蕩漾起來，我們六年前的景况，現在一一的又到了眼前了。

我爲了婚姻的事，常常對於父母發不滿意的論調：我真是恨呀！我父母爲什麼這樣的辜負我？在我還不會行走的時候，就代我定親，教我不曉得反抗。你爲着這事，勸了我不少的話，你說道：這是木已成舟的事了，父母因爲愛你，纔替你定親，你反而怨他們，你真是辜負老人家的心了。你的未婚妻，也是一個美麗的女子呀！雲裳，你一定曉得我反對婚姻的意思，我也曉得你勸我時的心中的痛苦！我們那時爲什麼不和家庭反抗？假使我們有這種毅力，解除了舊禮教的束縛，我們現在不是成了時刻不分離的夫婦了嗎？何等快樂呀！

我們歡樂的時代將要過去，煩惱的時期將要開始了。當你父親來信教你回去的時候，你並沒點懷疑，你說：捨不得你的姨母，又不忍教我們分離，你爲這事想了很久的時間，總因爲父女天然的愛，誰也不能離間的。我也主張你回去一輪，你才表示了回去的決心！我真不忍和你分別！我想你回去一兩月，你的姨母總要去接你來的。早曉得你一去不回來，我死也不放你回去了。

在你動身的前一天，你就把這張相片送來給我做紀念！我也送了你一張，我給你的時候，還和你說：沒有什麼送你，望你一路平安！我哭了！我放聲哭了！你也哭了！我們不知道誰安慰誰好呢？

你去了兩月，你的姨母就死了。那時，我總希望你來弔喪，那曉得接到你的信，說你父親因爲你年齒大了，路途又遠，這裏又沒有你可靠的人了，所以不許你來了。我接到你這封信，我就曉得沒有和你再見的機會了！後來，我

在中學的時候，你父親替你許了人家，你還寫了一封很長的信來安慰我，並且勸我早些和我那未婚妻結婚，你信上要緊的說話我到現在還記得哩。

你說：戀愛可以結合我們倆的關係，不能保護我們在社會上存在，我何常不想把你帶到沒有人離開我們倆的戀愛的地方去？但是，我有父親，你有一母親，看看他們的風燭年華，不能不犧牲我們一點幸福！總之：我們精神上的愛，是永遠的存在！是與天地同壽！

但是，我自接到你這封信以後，就從此已沒有得着你的信了。前年我母親去世，我恐怕你替我悲傷，所以也沒有寫信給你。唉！雲裳！我真是無聊極了！我現在時時把着你的豔影，算慰我的寂寞罷！

評曰：吾人身處社會，偶而心與事違，輒覺萬念俱灰矣。苟能受打擊而猛進，依然不懈者，此真人傑也。但萬事而能令人志意頹喪者，莫如婚姻是。斯篇因自由婚姻失敗，致女成怨耦，男則咄咄書空，誓不復娶者也。故曰：獨身主義的戀愛。



望眼欲穿的戀愛

蓮芬懶步走着，她看見一位和藹可親的農人，從鎮上回來。他想：她一定日未上時，已起身赴鎮的，否則，決沒這般早看他年紀，不上四十，面上的皺紋，宛如河中微波，一雙黑眼，嵌在皺紋的面上，猶如二條魚兒在河中露頭戲水，滿藏着神祕的詩意。兩雙赤黑色的手，左手提着一隻竹筐，裏面安放著四塊豆腐，一個小紙包，還有二包糕，一個洋囫圇，想是他家裏有天真的小孩，右手彎起靠近肩，揹着一個白包小囊，囊中之物，無從窺見，上身穿着半新不舊的一件元色棉襖，可是二肩上已破了，右肩上破的大些，露出黃色的棉絮，那是

表示他時常担物勞苦的緣故，下身穿的是件補綴過多次的藍色夾褲，襪是不用的，赤着了腳，拖着一雙草鞋，行走自若。蓮芬看了這個農人，不知怎的，脚步兒輕快了，一切煩悶憂慮和悲哀，暫時同放在旁邊了，那奇特的思潮，不息地跟着她，自己也不知爲什麼要跟她同走。蓮芬一路走，一路呆呆地想着，她不知不覺的已走到家裏了。

小小的茅舍，東西分二間，西面的一間，立着個烟囪，下面是廚房無疑了。門前二個小孩，在花叢中撲蝴蝶，他倆的烏髮，却巧露出，可以看見那微光，移來移去，不息地舞着。蓮芬却呆呆地坐在椅上，她想起麗生和她講那鏖戰的情形，那戰地上的幻象，似乎一閃一閃的，又在她的眼前出現了。

她忽聽那震天的礮聲，把敵壘盡殲滅了，慘淡的戰場上，亂躺着無數的屍身，戰壕內的兵士，一個個從屍身越過，向敵營中集合，這時，暗淡的日色，被

西風緊緊的逼着下去了。司令臺上高站着司令官，他用很流亮的聲浪，對兵士們說道：勝利得了！破壞和暴力都過去了！我們可以企望着永久的和平！那司令官說着，露出得意的狀態，他似乎已忘了別人的犧牲。

月色沉沉，夜已深了，兵士們戰勝的狂熱，逐漸地靜寂了。一個軍官躺在牀上，把煙斗微微的吸着，他很自然的對着對面牀上司令官說道：和平的末日，就是戰爭，戰爭的末日，就是和平。我們軍人的天職，就是謀和平的實現！所以，軍人的目的，就是戰爭勝利，就是和平。可是，我們勝利得了，我們可以永慶昇平了！軍官說罷，只微微地一笑。其時，那司令官却很不滿意的答道：人類相互的和平，果是因戰爭而得來的麼？沒有戰爭，人類是永不能得着和平的麼？犧牲人間無限的愛和血所得的代價，不過是強者對於弱者的一種優先權罷，那裏有真實的和平，開放人類和平之花呢？我們做軍人的，應該省悟！應該

知道從真正的和平上走去！因爲，任何戰爭的形色，却是與神聖的和平之愛相宣戰，在此中我們却拋棄了美滿的家庭間的愛，而日日聆此暗無天日之恐怖和悲哀，難道這種悲慘而冷酷的生活，是我們應得的麼？唉！戰爭！我們的靈魂，都被你污穢了。那司令官說着，便仰天嘆了一口氣！

軍官便拋下煙斗說道：這樣說來，戰爭實是罪惡！一切人類間的紛擾，都是這戰爭作導火線了，那麼，大軍閥爲什麼要擁極大的戰艦，極雄的陸軍，驅同胞數十萬衆，在血肉中相搏呢？難道他們都是被野心家利用麼？我終不相信，爲地盤的利益，而犧牲少數的生命是罪惡的！但你說的家庭間的愛，實令我回想：回想我一切幸福的所在呀！家庭間的愛，把軍官的靈魂引起了。他在濃霧中尋覓他的家，他朝着隔河的森林所在走去，他登在橋上，看見橋下有無數的骨殖堆着，那橋下面轟轟的，不是流水，却是些鮮紅的血在下面沸騰

啊！他擡起頭來，陰陰的森木，已失其所在，前面都是些屍首了！槍械凌亂的堆在這屍首上面，忽而機關槍發火燄了，那些狼藉的屍首，也漸漸地向他這方移動了。他於是沒命的向左跑，向那不知所在的地方跑。好！一切可怖的印象，都陰伏了，他那久縈夢中的家庭，已在眼中了他已立在他的庭堂上了。

他推開書室的門：他結婚時的像片，依舊掛在迎面的壁上。壁上的幾幅的油畫，已不在上面，却換了新式的衣鏡。在鏡中所留的影子，却蒼老的多，已不像那像片中的英俊豪爽了。他揭開書廚的門，他那時最喜讀的史傳已不可得，再翻閱別的，都是些小說和詩集。他走近寫字臺旁邊，看見臺上墨水瓶開着，一張墨迹未乾的花箋放在瓶旁。他看上面寫着幾句道：我不相信愛和愛之間，有戰爭的可能，我更不信拋却所有的愛，而在殘酷的戰爭中另現一種愛來！你從前從軍的時候，我是歡欣祈禱！但現在我已由恐怖中隱着懺悔

了。唉！英年你自己拋却你所有的愛，同時又破壞他人的愛，是你願意的麼？你這殘酷中得着真愛，結果怎樣了？軍官看到這兒，眼睛一花，忽然立在他愛的面前了，躺在一張小沙發上，手裏拿着近兩日的報，在那裏打盹，她嬌嫩的面孔，比從前消瘦多了。但她那惺忪的睡態，愈顯着女性美來，她那純潔的髮下面，襯託着潔白而軟膩的頸項，實佔有一切的愛，軍官向她吻了幾下，低低地呼道：蓮芳！吾愛！陣地的人歸來了！你現在還尋你的甜蜜的夢麼？於是，推她幾下，她依然不動，他握着她的手，擁抱着她，軍官剛擁抱她的時候，她一起身向外跑了。軍官在後面追，門忽然閉了，四圍的景物也都變了，一幅像舞臺上佈景用的油畫，阻住去路。再看畫上面的事實，是他和他的同伴，衝鋒時把敵人殲滅的慘景！他看着：筋肉頓時起了變態，他想：戰爭真是不仁啊！我這時應對上帝懺悔了！幻景被黑暗征服了。他慢慢地摸着電燈機關，把燈亮着，他走了。

好幾幢屋才到她的臥房，房裏的陳設，還是那樣，從前一口時鐘，現在却是新的，兩個狸奴在衣鏡前亂搏，好像歡迎主人似的。軍官把帳幕揭起，牀上睡着蓮芬，她的雪白軟膩的手，放在被外面，她那無名指上，尚有暗暗隱着血痕，她那嬌嫩的臉，緊貼在枕上，微微的笑着，但終未笑出聲來。他吻她的額，輕輕地說道：蓮芬，吾愛！我已回來了呀！她兀是不答應，她的粉頰上還留有淚痕！但一轉眼之間，她又不見了。

軍官出了室門，去找她的愛，可是驀然間被樹根攀倒了，他掙起身來，全不是他家中的景物了。那攀他的是地下躺着一個死人，身上被槍子穿着洞，那鮮紅的血直望他面上噴來，死人的後面，有無限的屍首躺着，屍旁俱有小孩在那裏哭泣，他看的可怕得很！他要回頭走，那些小孩忙來抱着他的兩隻腿，哀聲呼道：你們這班武人呀！那些小孩，不是我們的兄弟麼？他們的父母，都

被你殺了，他們在那兒要他們的父母呢！世界上的小同胞，都是我們好兄弟，你爲何殺我們兄弟的父母呢？你還我們兄弟的父母來！軍官聽了，也不由得悲愴起來！他正在那裏徬徨無措，却聽得愛神在他耳邊呼道：英年！英年！你還不去麼？你忍心拋下你那愛者麼？蓮芬已望眼欲穿了！那軍官便一驚醒來，自己仍躺在營中的牀上。他這時恍然道：我何苦要這樣？爲何驅着別人的生命去犧牲？他們難道沒有愛者麼？我忍教蓮芬望穿秋水嗎？軍官覺悟了！他便悄悄地收拾行裝，回去見他的愛者了。

評曰：征人遠去，遙隔關山，不知閨中人已望穿秋水矣。矧乎引其健兒，殘殺同胞，而拋其愛妻，作此忍酷之生計，苟一回思，當靡有不黯然自悔者也。彼軍官者，尙能勒馬懸崖，中途洗手，得愛神從而促之也。雖然，征人之婦，孰不望其夫之早歸乎？倘一去無耗，則閨中人固已望眼欲穿矣。是以名之曰望眼欲穿的戀愛。



阻當的戀愛



奚小筠氣沖沖的，對着他後妻說道：這樣還成個世界嗎？舜琴我養她這樣大了，替她定婚，不但一點也不害羞，並且還要邀求些什麼自由，什麼將來的幸福！種種的邪語，滿嘴的亂說，但當初我不讓她進學堂，你遍要讓她去，如今鬧出這種笑話，把我祖宗都辱沒盡了。小筠說罷，望椅子上上一坐，又回頭對着王三道：你快去見吳老爺，你說：小姐的婚事，我決意答應了，請吳老爺放心罷。那王三答應了一聲，就出去了。小筠還是不住的咕嚕咕嚕的道：這還了得！養了這麼大的女兒，連這一點權柄也沒有了嗎？小筠十分動氣，他的後妻，現

着很難過的形容，對着舜琴道：琴兒！當初你一定要進學堂，我就讓你去，如今你滿口的自由，不是叫我左右爲人難嗎？再者，那吳家的表兄，也不怎麼難看，雖然年紀大些，却是很有錢的，將來你嫁過去，要什麼就什麼，怕不是位奶奶麼？琴兒啊！你就依了罷。

夜色蒼茫中，隱隱瞧得見一角小樓，那樓窗裏傳出嚶嚶啜泣的聲音來。舜琴真可憐！她不幸在十三歲上，把她慈愛的母親死了。現在呢，她的母親就是人們說的一個溫婉的後母呀！她父親和後母要把她嫁給她的表兄了。到了那嫁的一天，舜琴愁眉不展的睡在床上，她的臉上，帶着淒慘的顏色，她的心裏，不住的想她將來的日子。這時候，一縷晨光直射着她的雙眸，映得那淚珠似水晶一般的透明了，她不由輕輕地歎息着說：唉！今天的日子，却是斷送了我自由的身心了！嗚呼！突然間有了一種極高的聲浪在樓下叫道：你還不快些

起來打扮嗎？他家的禮物已送來了，你父親吃了飯，就要叫你去的。她的後母這些話，好似荆棘一般，刺傷了她的心苗了，她不由地低低恨着裏說：你又來催命了！原來舜琴的表兄，是個富翁，他的年紀，已四十多歲，娶了二房妻子，討了兩個妾，今天又要討三房如夫人了。不一會，舜琴已上轎了，她坐在轎中，聽那路上的行人，一路都嗟嘆着，聲浪直刺到轎子裏，她的心顫斷了！她的靈魂飛散了！唉！不自由的婚姻，終究送了我一生了！這是舜琴說着最後的一句話，她的意旨，是決定與世長逝了。

舜琴死了！她臨死的時候，留着一封絕命書，寄給她的愛人，她信裏說：哥！我在嫁人的那天，我赤裸裸熱血的心，差不多冰冷了！我不願再實行人生積極的生活，因為我已感到人生是寂寞孤獨的，那一生不過是什麼一回事。人生是一朵浮雲，假使被風吹散了，又有什麼呢？假使愛神不來光臨我，那末，

我的眼淚也不會從我心靈中流出來了。這一年裏，我已覺悟！我已強制地把你的影像忘了，感情麻木了，心靈靜了，我生活也趨于寂寞孤獨。神祕世界中的美，原貯蓄在愁苦寂寞的裏面，我在這一日中，把我心靈完全溶解在這神祕的美中。但是，我雖強制把你忘了，我這顆自由心，仍不給人侵犯，愛情不是人生的真的安慰！不過，是暫時中間一朵有刺的美花謝了。我覺悟後，我的悲哀已消却了大半，不道今受外界的刺激，把我可歌可泣的事，一樁樁的在腦海中映現。麻木的感情，已復蘇了，已冷的心靈，顫動個不住，極強的想像力和回憶力，把神祕的美戰勝了！我已失却勇力和幻想奮鬥，竟是一個弱者啊！

愛情是引誘人們的魔鬼！自殺是愛情的花朵！愛情的樂趣，原不在甜蜜的時候。我的痛苦，纔是真正的樂境！我心靈狂了，全身震動了，我已不能克制自己，我的確不能克制自己！愛的蠱蟲，已把我的心苗一絲一絲的嚙去了！街

道上的人聲，把我靈魂給驚走了，我生活中心願已成熟了，我冷靜而堅毅地去叩死之門了，我願死在回憶和想像神秘的樂趣中間，謝我上帝！把我脫離了這愛的權力。芸哥！我此刻把平日所有的狂藥完全吃下去了。芸哥！你看我這書時，怕我早已失了知覺了。這時窗外的景像，依然這樣的冷酷，那微細的月光，似乎怕看不自由者的自殺！

評曰：舜琴之死，死于後母也。何也？蓋爲後母者，大都面是心非，以前婦之女兒爲可厭，甚有加以凌虐者，故諺有晚娘之謂也。又曰：晚娘連爺晚舜琴之生母若在，終不令自由締婚，亦不至于將舜琴與人作妾，可斷言也。舜琴既不遂心願，又令爲人小妻，其死必矣！因名之曰：阻當的戀愛。

對於戀人，從心坎裏發生了愛之花，不能夠使牠結果，這真是人生最大之不幸，最大之悲哀。

戀愛主義。

87

